

# 隆昌客家话语音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周骥

指导教师 高廉平 副教授

## 摘要

隆昌客家人主要来源于广东的梅县、五华，入川的时间基本是在清朝的初年。隆昌客家话保留了客家话的一些基本语音特点；同时由于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隆昌客家话的现有语音系统是受到客家话和隆昌当地西南官话共同影响而形成的。

隆昌客家话有声母 25 个，韵母 48 个，声调 6 个。从历时比较的角度出发，将隆昌客家话语音与《广韵》音系相比较，得出隆昌客家话语音的古今演变规律，其中声母规律 9 条，韵母规律 11 条，声调规律 5 条。从共时比较的角度出发，将隆昌客家话与广东梅州地区的客家话、西南官话比较，发现在声母、韵母、声调诸方面既有来自客家话的诸多语音特点，也有在西南官话影响下产生的语音特点。同时，隆昌客家话对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的某些语音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隆昌、成都龙潭寺、仪陇、荣昌盘龙镇、新都、西昌黄联关都是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客家方言岛，分布于川东（重庆）、川北、川南、川西等地。这六个客家方言岛的语音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方面都保留了客家话普遍具有的一些重要语音特征，有一致的地方；同时，在各地西南官话的影响下，各个方言岛又有一些语音上的差别。纵观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语音情况，我们很难笼而统之地说哪个方言岛语音比较保守，哪个则演变较快。不同的语音现象，在不同的方言岛的表现是参差交错的，这既是对方言语音影响的结果，也是方言内部语音要素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隆昌 客家话 语音 西南官话 方言岛群

# The research on speech sounds of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Postgraduate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Script.: Zhou Ji

Supervisor Professor: Gao Lianping

##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some Hakka inhabitants immigrated to Longcha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Mei County and Wuhua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ile retaining their basic linguistic features,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the immigration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west dialects there. That is to say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are influenced both by the Hakka dialects and by the southwest dialects.

There are 25 initials, 48 finals and 6 tones in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This thesis compares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with *Guangyun*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se dialects do have the laws of phonetic evolution, which include 9 initials' features, 11 finals' features and 5 tones' features. This thesis also compares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with the Hakka dialects of Mei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southwest dialects from the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itial, final and tone of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both related to the Hakka dialects and the southwest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a speech island, the Hakka dialects of Longchang also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outhwest dialects there.

Longchang, Longtanshi, Yilong, Panlong, Xindu, Huanglianguan are the Hakka dialects islands of Sichuan province,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east, north, south and west of this province. These six speech islands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als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While retaining som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Hakka dialects, these speech islands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west dialects of each place. After exploring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Hakka dialects islands of Sichuan (including Chongqing), it is hard to say which speech island has experienced a slow process of phonetic evolution, and which speech island has experience a fast one. The phonetic phenomena of each speech island are complicated, which results not only from the influence of society on its phonetic system, but also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phonetic factors themselves.

**Key words:** *Longchang* Hakka dialects the dialect of southwest  
speech sound Speech Islands

# 独创性声明

学位论文题目：隆昌客家话语音研究

本人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出版过的研究成果，文中已加了特别标注。对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撰写曾做出贡献的老师、朋友、同仁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学位论文作者：周骥 签字日期：2008年4月28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西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大学研究生院（筹）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本论文：不保密，保密期限至 年 月止）。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周骥

导师签名：高子

签字日期：2008年4月28日

签字日期：2008年4月28日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 1.1.1 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四川客家话的整体面貌和特点

学术界目前对客家话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江西和台湾的客家话,对四川客家话则少有涉及。在詹伯慧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书附录的《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参考资料选目》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资料条目一共有两百多条,其中专门论述四川客家话的资料条目仅有2条<sup>①</sup>。可见,四川客家话的研究目前的确是客家方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少客家方言点还没有进行过专业性的调查,这就需要我们方言工作者尽快把它抢下来。

隆昌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位于成、渝两大都市中点,素有“川南门户”之称,古有“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达荆襄,以弹丸而当六路之冲,扼川南而通四面八方”<sup>②</sup>之称,是联接川、滇、黔、渝的重要物资集散地。隆昌历来被誉为是“川南客家的大本营”,客家人的祠堂、族谱、会馆(南华宫)、牌坊至今在隆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留。根据四川大学教授崔荣昌先生和隆昌当地客家文化研究者、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曾一书先生的研究,隆昌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金鹅、胡家、山川、周兴、圣灯等十余个乡镇,人口约有二十多万,占整个四川客家人口的五分之一强<sup>③</sup>。论文主要研究隆昌客家方言,并将其和四川境内(含重庆)的成都龙潭寺、荣昌盘龙镇、仪陇、新都、西昌黄联关等地的客家话进行了对比研究,这对于深入研究四川客家方言特别是川南客家方言,进一步揭示四川客家话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 1.1.2 揭示隆昌客家方言和西南官话相互接触和影响而产生的语音规律

方言接触(dialects in contact)是指不同的方言互相接触、影响、渗透,是目前方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隆昌两种方言(西南官话和客家话)接触的原因是由移民因素造成的。因此,论文通过对隆昌客家话和广东、福建客家话以及西南官话灌赤片(仁富小片)的比较,分析出隆昌客家话语音演变规律,并探讨其受岛外方言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 1.1.3 通过对隆昌客家话的比较研究,对隆昌客家人的来源等问题进行方言学上的考证

<sup>①</sup>分别是黄雪贞先生的《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方言》,1986(2))、董同龢先生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史语所集刊》,1948)。

<sup>②</sup>据1995年版《隆昌县志》

<sup>③</sup>据崔荣昌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95(1)),四川客家人口的总人数估计在100万人左右。

据当地客家人介绍，隆昌客家人主要来源于广东的梅县、五华，也有来自于福建闽西的。隆昌客家话研究可以为这一说法提供方言学上的考证。另外，曾一书先生还指出，客家人入川后，在泸县、隆昌、富顺等川南地区垦殖相当长时期后，一部分仍留在川南，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至成都等川西地区垦殖定居，也就是说著名的成都东山客家就是由隆昌客家迁徙过去的<sup>①</sup>。因此，通过对隆昌客家话和成都东山（龙潭寺）客家话的比较研究也可为这一说法提供方言学上的考证。

## 1.2 研究对象和前人研究的成果

### 1.2.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隆昌客家话。另外涉及广东的梅州、五华，福建以及四川成都龙潭寺、仪陇、新都、西昌黄联关、重庆荣昌盘龙镇等地的客家话。

### 1.2.2 前人研究成果

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目前除了《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5）对隆昌客家话的语音有一些较粗浅的记载外，还没有专门从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隆昌客家话的文章和专著。笔者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了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客家研究专家崔荣昌先生，崔教授表示，隆昌虽然有“川南客家大本营”之称，但并未做过深入的方言调查。隆昌当地的客家研究专家曾一书先生也表示，现在对隆昌客家的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从方言学的角度研究隆昌客家方言的资料尚未见到。

当然，近年来，客家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重视。四川客家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出版的《四川客家文化丛书》等一系列专著以及隆昌曾一书先生的《四川隆昌客乡石牌坊新篇》等著作都多少涉及了一些隆昌客家文化的资料。

## 1.3 方言材料与调查

笔者多次对隆昌客家方言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深入到隆昌客家人比较集中的金鹅镇、山川镇、石碾镇、圣灯镇等地走访客家群众，获得第一手资料。本文所采用的方言材料均以60岁以上的隆昌当地客家老人的语音为主，部分材料也涉及到少量中年人，基本上能代表当地客家方言的实际读音。主要发音合作人有：

<sup>①</sup> 笔者根据对曾一书先生的采访以及曾一书先生在“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综合而成

表 1

姓名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职业	教育程度
曾一书	男	77	隆昌县金鹅镇	退休教师	大学
曾令军	男	67	隆昌县金鹅镇	法律工作者	中学
陈仕芬	女	43	隆昌县圣灯镇	小学教师	中专
曾贵英	男	65	隆昌县圣灯镇	圣灯镇居民	初中
刘文超	男	66	隆昌县山川镇	村小教师	初中
曾令琼	女	57	隆昌县金鹅镇	退休工人	小学
曾毅	男	50	隆昌县圣灯镇	小学教师	大专

## 1.4 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 描写记录, 分析归纳, 比较研究。

## 1.5 论文凡例说明

1、关于声调的标示法。ˊ表示阴平, ˋ表示阳平, ˋˊ表示阴上, ˋˊˊ表示阳上, ˋˊˊˊ表示阴去, ˋˊˊˊˊ表示阳去, ˋˊˊˊˊˊ表示阴入, ˋˊˊˊˊˊˊ表示阳入。

2、方框“□”表示有音义而找不到方言本字的方言用字, 每个“□”代表一个字。

3、其它体例用法将随文注明。

## 1.6 隆昌县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sup>①</sup>

### 1.6.1 地理概况

隆昌县地跨北纬 29°11′ 至 29°32′, 东经 105°02′ 至 105°26′。东临重庆市荣昌县, 南界四川省泸县, 西接四川省富顺县, 北连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隆昌县县域从建县至今无大的变动, 幅员面积 794 平方公里, 总人口 76 万, 辖 18 个乡镇和 1 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隆昌地貌属川东平行岭谷区华蓥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低山丘陵体系, 地处赖溪河和大清河的分水岭, 地势平缓, 除背斜低山外, 呈北高南低的趋势。最高海拔为 665.8 米(隆昌与荣昌交界的燕子岩); 最低海拔为 290 米(桂花井乡塘边村)。相对高度为 20—50 米。境内地貌有平坝、浅丘、高丘、低山四种类型。

隆昌属热带季风气候区, 热量丰富, 雨量充沛, 四季温和, 无霜期长。但日照时间较少, 年降水量年际变化大, 四季降水不均, 旱灾和低温冷害频繁。

<sup>①</sup> 根据《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1995)

### 1.6.2 历史沿革<sup>①</sup>

隆昌县历史悠久。这个地区在西周、春秋战国时属巴国；公元前 316 年，秦惠王派张仪等统兵统一四川后，属巴郡；汉时为益州犍为郡江阳县（县治江阳，今泸州市）地，三国时属蜀汉益州江阳郡；两晋时属益州江阳郡；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 464 年）属南朝宋益州东江阳郡，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 497 年）属南朝齐益州东江阳郡，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 572 年）属北周东江阳郡；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属泸州郡；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同光二年（公元 924 年）属前蜀成都府；后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 年）属后蜀成都府；北宋时属梓州路富顺监；南宋时属潼州路富顺监，元朝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明洪武初年在今金鹅镇设隆桥驿，隶属荣州。

据历史资料记载，在今隆昌双凤驿曾于唐朝正德四年（公元 621 年）置来凤县（清·道光《富顺县志》载：“唐武德四年置来凤县，武德九年并入富世县，今基址无考。当今隆昌之双凤驿”）；于唐贞观（公元 628 年）曾置隆越县（明·永乐《泸州志》载：“唐贞观二年置隆越县，属泸州”）；蒲孝荣著《四川历代行政区划地今译》载：“隆越县，贞观时（公元 627—634 年）县治今隆昌县城关镇”。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四川省巡抚谭纶以驿界泸州、荣昌、富顺县诸境地理辽广，山涧险阻，易为盗贼潜匿踪迹，奏请割三州县交错地在隆桥驿置县。于夏历十二月壬辰初获准。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析泸州 2 里、荣昌 4 里、富顺 14 里置隆昌县，县治隆桥驿（今金鹅镇）。隆昌县名由来有二说：一说是政治因素，寓兴隆昌盛。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 1764 年）编《隆昌县志》载明知州江汝岷撰《隆昌治记》中写道：“夫道有渊源，政治上所以曰隆也；治有根柢，吏民所以昌盛也。隆昌之名有味哉，有味哉。”二说是地理因素。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叙州府志》称：“隆昌古昌州地，隆庆改之，理隆桥驿，因兼二义而取斯名。”又《方輿纪要》旧志云：“县址故属荣昌，而为隆桥驿之地。故以隆昌为名”。

隆昌在明隆庆元年至清嘉庆六年（公元 1567—1801 年）属叙州府。清嘉庆七年（公元 1802 年），推行道制，隆昌属川南永宁道（1908 年改称下川南道）叙州府。民国元年废道制，隆昌属叙州府。次年废省改道，同时废府、州、厅，隆昌直隶下川南道（次年复名永宁道）。民国 17 年，国民政府改组地方行政组织，以县为基本单位，隆昌直隶四川省政府。民国 24 年，四川省划为 18 个行政督察区及西康督察区，隆昌属第七行政督察区，至 1949 年无异。1949 年 12 月 5 日隆昌解放，12 月 18 日成立隆昌县人民政府，属泸县专区。1952 年 1 月，泸县专区改为隆昌专区，专署移驻隆昌县城；1952 年 12 月 20 日，隆昌专区改为泸州专区，专署迁至泸州，隆昌属泸州专区。1960 年 7 月，泸州专区撤销，隆昌属宜宾专区。1968 年专区改制为地区，隆昌属宜宾地区。1978 年 4 月隆昌改属内江地区；1985 年 6 月内江地区改为内江市，隆昌属内江市管辖。

<sup>①</sup>详见《隆昌县志》（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5）

## 1.7 隆昌客家人及客家文化介绍

### 1.7.1 隆昌客家人和客家文化

据崔荣昌先生的研究，隆昌县有客家人二十多万，形成了以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客家群体，素有“川南客家大本营”之称，在四川是除洛带之外最大的客家人聚集地。隆昌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金鹅、胡家、山川、周兴、圣灯等十余个乡镇。时至今日，这些客家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习俗，说客家话，吃客家菜，行客家礼。

客家话在隆昌被湖广人称之为“土广东话”，客家人则称之为“广东话”。隆昌能说客家话的客家人不在少数，但是以中老年人为主。隆昌客家文化研究者曾一书先生认为，之所以客家话在隆昌得以保存，原因有二：一是先祖遗训——“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过去孩子们一出生接受的就是客家话教育；二是客家先民们由故土移民入川，寄居他乡，有抱成一团，互相帮助的必要性，于是他们对外讲四川话，对内讲客家话。

隆昌客家人有着鲜明的饮食习惯，这多多少少源于客家饮食。如糯米饭、糍粑、九大碗、咸蛋、大头菜、“烧白”等都是深受客家人喜爱的食物。

隆昌的客家布——夏布闻名遐迩，旧时为宫廷贡品，并远销海外，成为中国最早出口的纺织品，其生产工艺历史悠久且独特。



## 第二章 隆昌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 2.1 隆昌客家话的声母系统

## 2.1.1 声母表 (25 个)

表 2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根
塞音	清	不送气	p 布				t 道夺			k 贵
		送气	p' 步怕盘				t' 太同			k' 跪葵
塞擦音	清	不送气				ts 精招祖主 增蒸		tʂ 织职	tɕ 杰精经节 结酒九举	
		送气				ts' 齐仓昌曹 巢潮醋处 从虫粗初 除		tʂ' 锄	tɕ' 秋丘旗全 拳枪桥净	
鼻音		浊	m 明尾				n 女脑闰若 南怒		ɲ 年软认严	ŋ 岸硬
边音		浊					l 蓝路吕莲			
擦音	清			f 飞灰冯红 扶胡化		s 税散扇 苏书僧生 思师		ʂ 声施蛇	ç 修休旋玄 线虚	x 开海
		浊				z 然		ʐ 绕		
零声母	闻暗话围危微武袄约运而延言缘元远									

## 2.1.2 声母说明

1、关于 n 和 l 的分合问题。根据笔者的调查，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问题上应该基本属于不混型，即泥母字大都读为[n]，少数在细音前读为[n̩]，来母

字一般都读为[l]。

2、唇齿音的浊擦音[V]较少出现在隆昌客家话中，只有极个别的字，而且是较为轻微的摩擦，所以在归纳的时候，没有把浊擦音[V]体现出来。

3、隆昌客家话有[tʂ tʂ' ʂ]这一组舌尖后音声母，这和龙潭寺、盘龙镇等地客家话有明显的不同。

4、对于[x]这个音，不少四川客家方言点记作[h]，从发音部位上看，隆昌客家话这个音更接近于舌根音，故记作[x]。

## 2.2 隆昌客家话的韵母系统

### 2.2.1 韵母表（48个）

表 3

韵头 韵尾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开（元） 尾韵	ɿ 资 ʌ 枝脂 a 爬架花 ɑ 蛇 au 饱保桃烧 ai 介 o 河过 oi 妹米 ei 倍 əu 斗丑收 ɛ 者	i 耳第地居基 ia 野 iau 条 iai 懈 iəu 流 io 茄 ie 泻	u 赌母故 ua 瓜 uai 怪帅 uei 亏对桂	y 女
鼻 尾韵	an 胆三千间含 aŋ 党桑床 ən 忙 ən 根魂 oŋ 翁 oŋ 胖	ian 减检连权圆廉 in 紧心新星林邻灵 ioŋ 琼穷胸 iaŋ 饼 ion 娘让	uən 船 uan 酸官关 uən 温	yn 俊旬
塞 尾韵	aʔ 百搭 oʔ 拨博剥 ɛʔ 色北直	iɛʔ 铁踢接急缺月 ioʔ 药 iəuʔ 绿	ueʔ 国刮 uʔ 鹿木	yʔ 欲
自成音节	m 午武五			

### 2.2.2 韵母说明：

1、关于[a]和[ɑ]的问题。隆昌客家话里的[a]和[ɑ]应属两个不同的音位。尽管隆昌客家话中读[a]的音远远超过[ɑ]，但是二者绝不混读，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故而记作是不同的音位。

2、隆昌客家话有撮口呼，但较之普通话大为减少，隆昌客家话一般将普通话

中的撮口呼字读为齐齿呼，关于这一点后节有详细论述。

3、隆昌客家话存在着自成音节的鼻辅音  $m$ ，主要代表字有“午、武、五、鱼”等。

4、隆昌客家话韵母中没有  $[e]$  这个韵母。这个韵母在龙潭寺客家话中普遍存在。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在龙潭寺客家话中读  $[e]$  韵母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开口度较大，故记为  $[\varepsilon]$ 。

5、关于前后鼻的问题。隆昌客家话的后鼻音只出现于开口、齐齿二呼。

6、在韵尾方面，没有  $m$  尾， $m$  尾都并入了  $n$  尾。塞音韵尾  $p$   $t$   $k$  都消失，只有喉塞尾  $ʔ$ 。在单元音前面，喉塞音韵尾  $ʔ$  比较清晰，能明显地感觉到发音时喉咙有收缩。

## 2.3 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系统

### 2.3.1 声调系统（6个）

隆昌客家话共有 6 个声调，具体是：

阴平—— $\dot{\quad}$ □，调值为 44。

阳平—— $\underline{\quad}$ □，调值为 23。

上声—— $\overset{\curvearrowright}{\quad}$ □，调值为 31。

去声——□ $\overset{\curvearrowleft}{\quad}$ ，调值为 51。

阴入——□ $\dot{\quad}$ ，调值为 31。

阳入——□ $\underline{\quad}$ ，调值为 5。

具体的声调说明见后文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研究部分。

## 2.4 隆昌客家话的声韵配合表

### 2.4.1 声韵配合表

表 4

	p	p'	m	f	ts	ts'	s	z	z'	t	t'	n	l	tʂ	tʂ'	ʂ	tɕ	tɕ'	ɕ	ŋ	
ɿ					资	醋	思														
i	比	皮	米							帝	第	尼	礼				饥	欺	死		
u	布	步	母	胡	辛	粗	俗			都	土	怒	路								
y												女	驴				橘	屈	徐		
ɿ														织	迟	去					
a	把	怕	麻	花	渣	插	沙			打		拿									
ɑ																	蛇				
ɛ					者		社														
ia																	姐		写		
ua					抓		刷														
o	驳	坡	摸		左	错	率			多	拖		骡								
iau	表	飘	庙							刁	跳	乌	料				叫	巧	笑	尿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uai						帅													
au	抱	袍	毛		照	草	骚		绕	道	桃	闹	老			烧			
iai																		懈	
uei					嘴	垂	碎			队	腿	内	类						
iəu										丢		牛	柳			救	秋	休	
ai	摆	牌	买	坏	宰	柴	晒			戴	太	泥	赖						
io																	茄	靴	若
oi			妹	灰		菜	岁												
ie										叠			例			借	切	歌	
ei	碑	倍	美	飞															
əu			某	浮	走	抽	瘦			斗	透		漏			收			
an	班	办	满	反	斩	惨	杉	然		胆	淡	南	兰						
ian	变	片	明							点	天	念	恋			剑	牵	先	年
uan					砖	铲	酸												
aŋ				方	葬	厂	桑			党						声			
ɔŋ	帮	旁		芳	蕤	苍				当	堂		郎						
ion																			娘
ioŋ																		琼	胸
iaŋ	饼	贫	命										良			匠	枪	向	
uən					专	船	算			端	团	暖	乱						
ɔn	崩	朋	忙	欢			常				汤								
in	兵	品	民							定	亭		林			近	请	训	
uən					准	寸	孙		刀	顿	吞	嫩	论						
ən	本	盆	问	分	真	沉	深			等	扔		冷						
yn																俊		旬	
oŋ			猛	红	终	从	送	戎		冻	同								
aʔ	百		末	乏		杂					搭								
ieʔ		撇	天								铁	日				接	缺	协	
ueʔ															出				
yʔ																		域	
oʔ	拔	泼			作	苗	索			夺	脱		落						
ioʔ																脚	鹤		
uʔ		扑	木	福	竹	触	熟				独		鹿						
ɛʔ	北	迫	默		折	直	色			德	特	袜	勒	职	吃				
iəuʔ																			

四 鱼、五、武

第二章 隆昌客家话的语音系统

表 4 (续)

	k	k'	x	ŋ	ø													
ɿ																		
i					衣													
u	古	库			务													
y																		
ɿ																		
a	家		吓	牙														
ɑ																		
ɛ																		
ia					野													
ua	瓜	垮			话													
o	过	课	河															
iau																		
uai	怪	快	怀		歪													
au	告	敲	豪	咬	袄													
iai																		
uei	鬼	葵	贿		位													
iəu					幼													
ai	解	概	鞋	爱	艾													
io																		
oi	该		海	外														
ie					鼻													
ei																		
əu	勾	扣	后															
an	敢	堪	舍	眼	暗													
ian					烟													
uan	官				院													
aŋ	更	狂		岸														
ɔŋ																		
iɔn																		
ioŋ																		
iaŋ					洋													
uɔn	观	宽	缓		换													
ɔn			汉															
in					印													
uən	滚	困	混		横													
ən	根	肯	恨		恩													
yn					允													
oŋ	讲	孔	轰		瓮													
aʔ			瞎		鸭													
ieʔ					月													

ue?	刮																		
y?					欲														
o?	各	阔	活																
io?				药															
u?	骨																		
e?	革	刻	核		颞														
iau?																			

## 2.5 同音字汇

- tsɿ  
 阴平：资、姿、兹  
 阳平：  
 上声：紫、子  
 去声：字、自
- tsʰɿ  
 阴平：粗  
 阳平：雌、瓷、辞、祠  
 上声：此  
 去声：醋、刺、次、赐
- sɿ  
 阴平：斯、私、师、思  
 阳平：矢  
 上声：仕、使、驶  
 去声：似、寺、饲
- tsʰɿ  
 阴平：枝、脂  
 阳平：杀  
 上声：只（只有）、纸  
 去声：治、制、智、致、至
- tsʰɿ  
 阴平：  
 阳平：迟、池  
 上声：耻、齿  
 去声：
- sɿ  
 阴平：施、诗、狮、尸  
 阳平：时  
 上声：匙、屎、史、始  
 去声：去、世、视、士、柿、事、试、市、室
- pi  
 阴平：  
 阳平：  
 上声：彼、比、鄙  
 去声：被（~动）备（~备）、臂
- p'i  
 阴平：  
 阳平：皮、疲、匹  
 上声：

	去声: 屁、避
mi	阴平:
	阳平: 迷、眉、谜
	上声: 米
	去声: 秘
ti	阴平: 低
	阳平:
	上声: 抵
	去声: 帝、递
fi	阴平: 剔、梯
	阳平: 堤、题
	上声: 体、第、地
	去声: 替
ni	阴平:
	阳平: 尼、宜、疑
	上声: 耳
	去声: 膩
	阴平: 礼
li	阳平: 离、梨
	上声: 李、旅
	去声: 丽、利、虑
tɕi	阴平: 拘、鸡、饥、几(茶~)、基、居
	阳平: 佢(他、它)
	上声: 姊、几(~个)、己、纪
	去声: 具、计、寄、技、记、既、忌、祭、剂、季、巨、剧
tɕ'i	阴平: 蛆、区、妻、欺、期、站
	阳平: 奇、其、棋、旗、渠
	上声: 取、启、起、聚
	去声: 器、趣
	阴平: 嘘、须、牺、稀、些、西、溪
	阳平: 徐
ci	上声: 许、死、喜
	去声: 絮、序、系(联~)、戏、四、析、细、婿
	阴平: 医、衣
	阳平: 余、于、榆、移、夷、遗、译、愚、遇、裕
i	上声: 语、与
	去声: 易、意、已、艺、玉
pu	阴平:
	阳平:
	上声: 补
	去声: 布、部
p'u	阴平: 铺(~设)、捕

	阳平: 蒲、扶 (白读)、浮 (白读)
	上声: 谱
	去声: 铺 (店~)、步、簿
mu	阴平:
	阳平: 模 (~子)、模 (~范)
	上声: 母
	去声: 暮、幕
fu	阴平: 夫、肤、敷、呼
	阳平: 胡、湖、傅、符、扶 (文读)
	上声: 府、虎、
	去声: 互、护、富、妇 (文读)、付、附、辅、父、户
vu	阴平: 乌
	阳平:
	上声:
	去声:
tsu	阴平: 租、猪、诸、蛛、朱
	阳平:
	上声: 组、阻、煮、祖、主、著
	去声: 助、驻、筑、柱、住、注、轴
ts'u	阴平: 初
	阳平: 除、储、厨
	上声: 处、楚
	去声:
su	阴平: 苏、酥、书、舒、殊、梳
	阳平:
	上声: 鼠、数 (动词)
	去声: 素、漱、术、树、竖
zu	阴平:
	阳平: 如
	上声: 辱
	去声:
tu	阴平: 都 (成~)
	阳平:
	上声: 堵、赌、肚、土
	去声: 兔、杜、度
t'u	阴平:
	阳平: 秃、徒
	上声: 吐
	去声: 突
nu	阴平:
	阳平: 奴
	上声:



	去声: 努、怒
lu	阴平:
	阳平: 卢
	上声: 鲁
	去声: 路、露
tʂ'u	阴平:
	阳平: 锄
	上声:
	去声:
ku	阴平: 姑
	阳平:
	上声: 古、估、股
	去声: 故、固
k'u	阴平: 枯
	阳平:
	上声: 苦 (辛~)
	去声: 库
u	阴平:
	阳平: 勿
	上声:
	去声: 务、物
ny	阴平:
	阳平:
	上声: 女
	去声:
ly	阴平:
	阳平: 驴
	上声: 吕
	去声:
tɕy	阴平:
	阳平:
	上声: 举
	去声: 锯、句
cy	阴平: 虚
	阳平:
	上声:
	去声:
pa	阴平: 巴、疤
	阳平: 爸
	上声: 把
	去声: 霸、罢
p'a	阴平:

	阳平: 爬
	上声:
	去声: 怕
ma	阴平: 马、妈
	阳平: 麻
	上声:
	去声: 骂
fa	阴平: 花
	阳平: 华(中~)、划
	上声:
	去声: 化、画
tʂa	阴平: 渣、遮
	阳平: 闸
	上声:
	去声:
tʂ'a	阴平: 车(汽~)
	阳平: 茶、拔
	上声: 扯
	去声:
sa	阴平: 沙
	阳平:
	上声: 洒
	去声:
ta	阴平:
	阳平:
	上声: 打
	去声:
na	阴平: 拿、纳
	阳平:
	上声:
	去声:
la	阴平: 拉
	阳平:
	上声:
	去声:
ka	阴平: 家、加、佳、嫁
	阳平: 跨
	上声: 假、贾
	去声: 架、价
	阴平: 下(~山) 虾
xa	阳平: 匣、辖
	上声: 夏、傻

ŋa	去声:	吓
	阴平:	
	阳平:	牙
	上声:	
a	去声:	瓦
	阴平:	阿
	阳平:	哑
	上声:	
ɕa	去声:	亚
	阴平:	
	阳平:	蛇
	上声:	舍
tse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者
se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ke	去声:	赦、社、射
	阴平:	给
	阳平:	
	上声:	
tɕia	去声:	
	阴平:	
	阳平:	姐
	上声:	
ɕia	去声:	
	阴平:	
	阳平:	邪、写、霞
	上声:	
nia	去声:	
	阴平:	惹
	阳平:	
	上声:	
ia	去声:	
	阴平:	野、雅、鸦
	阳平:	爹
	上声:	
tsua	去声:	压、夜
	阴平:	抓

	阳平:
	上声:
	去声:
kua	阴平: 瓜
	阳平:
	上声: 寡
	去声: 挂
k'ua	阴平:
	阳平:
	上声: 垮
	去声:
ua	阴平: 挖
	阳平:
	上声:
	去声:
po	阴平: 波、菠、玻
	阳平:
	上声: 簸
	去声: 播
p'o	阴平: 坡
	阳平: 婆
	上声:
	去声: 破
mo	阴平: 摸
	阳平: 魔、磨 1 (~刀)
	上声: 磨 2 (石~)
	去声:
fo	阴平:
	阳平: 和 (~气)
	上声: 火
	去声: 货、祸
tso	阴平:
	阳平:
	上声: 左
	去声: 做、坐
ts'o	阴平: 搓、座
	阳平:
	上声:
	去声: 错、早
so	阴平: 蓑
	阳平:
	上声: 锁、所

	去声: 率
to	阴平: 多
	阳平:
	上声: 朵
	去声: 惰
t'o	阴平: 拖
	阳平: 驼、托
	上声:
	去声: 妥
lo	阴平:
	阳平: 骡、挪、罗
	上声:
	去声:
ko	阴平: 歌、锅
	阳平:
	上声: 果
	去声: 过
k'o	阴平: 科
	阳平:
	上声: 可、颗
	去声: 课
xo	阴平:
	阳平: 河、何
	上声:
	去声: 贺、壳
ŋo	阴平:
	阳平:
	上声: 饿
	去声:
o	阴平: 窝
	阳平: 禾、蛾、讹
	上声:
	去声: 卧
tɕ'io	阴平:
	阳平: 茄
	上声:
	去声:
cio	阴平: 靴
	阳平:
	上声:
	去声:
pai	阴平:

	阳平:
	上声: 摆
	去声: 拜、败、稗
p'ai	阴平:
	阳平: 排、牌、派
	上声:
	去声:
mai	阴平: 买
	阳平:
	上声: 埋
	去声: 卖、迈
f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坏
tsai	阴平: 灾、栽、斋
	阳平:
	上声: 宰、载
	去声: 再、债、寨
ts'ai	阴平: 猜、差(出~)
	阳平: 柴
	上声: 彩、睬
	去声:
sai	阴平: 腮、筛
	阳平:
	上声:
	去声: 赛、晒
t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底
	去声: 戴、贷、待、代、带
t'ai	阴平: 胎、弟
	阳平:
	上声:
	去声: 态、太、泰
nai	阴平:
	阳平: 泥、犁
	上声:
	去声: 耐、奈
l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赖
kai	阴平: 皆
	阳平:
	上声: 改、解
	去声: 界、械、介
k'ai	阴平: 、
	阳平:
	上声:
	去声: 凯、概
xai	阴平:
	阳平: 鞋、孩
	上声:
	去声: 蟹、害
ŋai	阴平:
	阳平: 我、挨、岩
	上声:
	去声: 爱、碍
ai	阴平: 哀
	阳平:
	上声: 矮
	去声: 艾
ts'u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喘
	去声:
suai	阴平: 衰
	阳平:
	上声:
	去声: 帅
kuai	阴平: 乖
	阳平:
	上声: 拐、哄
	去声: 怪
k'uai	阴平:
	阳平:
	上声: 块
	去声: 会 (~计)、快、筷
xuai	阴平:
	阳平: 怀
	上声:
	去声:
uai	阴平: 歪

	阳平:
	上声:
	去声:
mo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妹
foi	阴平: 灰
	阳平:
	上声:
	去声:
ts'oi	阴平: 在
	阳平: 才 (人~)、材
	上声:
	去声: 菜、蔡
so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睡
loi	阴平:
	阳平: 来
	上声:
	去声:
koi	阴平: 该
	阳平:
	上声:
	去声: 盖
xoi	阴平:
	阳平:
	上声: 海
	去声:
ŋo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外
nioi	阴平: 弱
	阳平:
	上声:
	去声:
pie	阴平:
	阳平:
	上声:



p'ie	去声:	鼻、蔽、闭
	阴平:	
	阳平:	
	上声:	
tie	去声:	譬
	阴平:	
	阳平:	
	上声:	
lie	去声:	叠
	阴平:	
	阳平:	
	上声:	
tɕie	去声:	例
	阴平:	
	阳平:	
	上声:	
tɕ'ie	去声:	杰、借
	阴平:	
	阳平:	
	上声:	且、怯
cie	去声:	契
	阴平:	
	阳平:	
	上声:	
ie	去声:	泻、卸、谢、泄
	阴平:	也
	阳平:	
	上声:	
pei	去声:	异
	阴平:	杯、碑、卑、悲
	阳平:	
	上声:	
p'ei	去声:	贝、辈、倍
	阴平:	批、坯、披
	阳平:	培、肥(白读, 吃~猪)、佩
	上声:	
mei	去声:	配
	阴平:	每、尾、美
	阳平:	梅
	上声:	
fei	去声:	昧
	阴平:	非、飞、挥

	阳平: 肥(文读)、回、悔
	上声: 毁
	去声: 会(开~)、废、肺、吠、费、讳、汇
tsuei	阴平: 追、锥
	阳平:
	上声: 嘴
	去声: 最、醉
ts'uei	阴平: 催、崔、吹
	阳平: 垂、槌
	上声:
	去声: 脆、翠、罪
suei	阴平: 虽
	阳平: 谁
	上声: 水
	去声: 碎、税、穗
tuei	阴平: 堆
	阳平:
	上声:
	去声: 对、队、兑
t'uei	阴平: 推
	阳平:
	上声: 腿
	去声:
nuei	阴平:
	阳平:
	上声: 内
	去声:
zue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蕊、锐
luei	阴平:
	阳平: 雷
	上声:
	去声: 类、累、泪
kuei	阴平: 规、龟、归
	阳平:
	上声: 鬼
	去声: 鳜、桂、贵、轨
k'uei	阴平: 亏
	阳平: 葵
	上声: 溃、愧、柜

	去声: 跪
xuei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贿、惠
uei	阴平: 威
	阳平: 危、伪、为(作~)、维、微、违、围、桅
	上声: 位、委
	去声: 伟(文读)、卫、喂、未、魏、畏、胃
pau	阴平: 褒、抱、包
	阳平:
	上声: 保、堡、宝
	去声: 报、暴、豹、鲍、雹
p'au	阴平: 抛
	阳平: 袍
	上声:
	去声: 泡
mau	阴平: 毛
	阳平: 茅、矛
	上声:
	去声: 貌、冒
tsau	阴平: 遭、糟、朝(朝夕)、昭、招
	阳平:
	上声: 爪
	去声: 皂、罩、赵、照
ts'au	阴平: 抄、超、操
	阳平: 曹、槽、巢、潮
	上声: 草、炒、
	去声: 躁、糙、灶、造(~孽)~
sau	阴平: 骚、梢、稍
	阳平:
	上声: 少(多~)
	去声: 扫(~地,)、绍
zau	阴平:
	阳平: 饶
	上声:
	去声:
zau	阴平:
	阳平:
	上声: 绕
	去声:
tau	阴平: 刀

	阳平:
	上声: 倒 (~水)
	去声: 盗、道、稻
t'au	阴平: 滔
	阳平: 桃、逃、萄
	上声: 讨
	去声: 套、导
nau	阴平:
	阳平:
	上声: 脑、恼、闹
	去声:
lau	阴平: 捞
	阳平: 劳、涝、牢
	上声: 老
	去声:
ɣau	阴平: 烧
	阳平:
	上声:
	去声:
kau	阴平: 高、交、教
	阳平:
	上声: 稿
	去声: 告
k'au	阴平: 敲
	阳平:
	上声: 考
	去声: 靠
xau	阴平: 蒿
	阳平: 豪、号 (~哭)
	上声: 好 (~人)
	去声: 好 (爱~)、耗
ŋau	阴平: 咬
	阳平: 熬
	上声:
	去声: 傲
au	阴平:
	阳平:
	上声: 袄
	去声:
piau	阴平: 猋(跑。~步: 跑步)、标、彪
	阳平:
	上声: 表

	去声:
p'iau	阴平: 飘、鳔 阳平: 上声:
	去声: 漂、票
miau	阴平: 阳平: 描 上声: 秒、苗
	去声: 猫、妙
tiau	阴平: 刁 阳平: 上声:
	去声: 钓、调(~动)、掉
t'iau	阴平: 挑 阳平: 条、调(~节) 上声:
	去声: 跳
niau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鸟
liau	阴平: 阳平: 聊 上声: 疗、了
	去声: 料
tɕiau	阴平: 焦、蕉、骄、浇 阳平: 上声: 绞
	去声: 叫
tɕ'iau	阴平: 阳平: 樵、乔、桥 上声: 轿、巧
	去声: 嚼、俏、穹
ɕiau	阴平: 消、宵 阳平: 上声: 晓
	去声: 笑、孝、效
niau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尿
iau	阴平: 妖

	阳平: 肴、摇
	上声: 舀
	去声: 要 (重~)
fəu	阴平:
	阳平: 浮 (文读)
	上声: 否
	去声:
tsəu	阴平: 邹、周
	阳平:
	上声: 走、肘、帚
	去声: 奏、昼
ts'əu	阴平: 抽
	阳平: 愁
	上声: 丑 (美~)、绸、酬
	去声: 凑、骤、臭
səu	阴平: 搜
	阳平:
	上声: 手
	去声: 瘦、兽、寿、受
təu	阴平: 都、兜、偷
	阳平:
	上声: 斗、豆
	去声:
f'əu	阴平:
	阳平: 抖、头
	上声:
	去声: 透
ləu	阴平:
	阳平: 楼
	上声: 楼
	去声: 漏
kəu	阴平: 勾
	阳平:
	上声: 狗
	去声:
k'əu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扣
xəu	阴平:
	阳平: 侯
	上声:

	去声: 后
ŋəu	阴平: 欧
	阳平:
	上声: 藕、呕
	去声:
xoi	阴平: 开
	阳平:
	上声:
	去声:
tiəu	阴平: 丢
	阳平:
	上声:
	去声:
niəu	阴平:
	阳平: 牛
	上声: 纽
	去声:
liəu	阴平: 溜
	阳平: 流、刘、榴
	上声:
	去声:
tɕiəu	阴平: 纠
	阳平:
	上声: 酒、九、久
	去声: 救、灸、就、舅、旧
tɕiəu	阴平: 秋、丘、锹、揪、究
	阳平: 求
	上声:
	去声:
ciəu	阴平: 休、羞、修
	阳平:
	上声: 朽
	去声: 秀、宿、袖
iəu	阴平: 忧、悠、幽
	阳平: 尤
	上声: 又、柚、幼、有
	去声:
pan	阴平: 班、般
	阳平:
	上声: 板
	去声: 半、扮、伴、拌
p'an	阴平: 攀、潘

	阳平: 盘
	上声:
	去声: 盼、判、办
man	阴平: 满
	阳平: 蛮、瞒、漫
	上声:
	去声: 慢
fan	阴平: 翻
	阳平: 凡、帆、烦
	上声: 反
	去声: 范、贩、饭
tsan	阴平: 沾、毡
	阳平:
	上声: 斩、盏、展
	去声: 暂、蘸、占 (~卜)、赞、栈、战
ts'an	阴平: 参 (~加)、餐、搀
	阳平: 蚕、惭、谗、馋、缠、残
	上声: 惨、产
	去声: 、
san	阴平: 三、衫、山、臄
	阳平: 蝉
	上声: 陕
	去声: 散、伞、扇 (~子)、善
zan	阴平:
	阳平: 然、燃
	上声:
	去声:
tan	阴平: 担 (~任)、丹
	阳平:
	上声: 胆、
	去声: 旦、但
t'an	阴平: 贪、淡、滩、探
	阳平: 檀、谭、谈
	上声: 毯、坦
	去声: 炭
nan	阴平:
	阳平: 南、男、难 (~易)、拦、栏
	上声: 揽
	去声:
lan	阴平: 懒
	阳平: 蓝、篮、兰
	上声: 览



	去声: 烂、滥
kan	阴平: 间、干、甘、肝、干(~净)
	阳平:
	上声: 感、敢、杆、赶
	去声:
k'an	阴平: 堪、龕
	阳平:
	上声:
	去声:
xan	阴平:
	阳平: 含、函、喊、咸、衔、菟、寒
	上声:
	去声: 旱、陷
ŋan	阴平:
	阳平:
	上声: 眼
	去声: 按
a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暗
pian	阴平: 鞭、编
	阳平:
	上声: 扁、贬
	去声: 变、辨、辩
p'ian	阴平: 篇
	阳平:
	上声: 片、骗、便(~宜)
	去声: 遍
mian	阴平: 免
	阳平: 明、绵
	上声: 眠
	去声: 面
tian	阴平: 颠
	阳平: 填
	上声: 点、典
	去声: 电、店、殿
t'ian	阴平: 添、天
	阳平: 甜、田
	上声: 舔、
	去声:
lian	阴平:

	阳平: 莲、廉、连、镰、联、怜
	上声: 脸、敛
	去声: 恋、练
tɕian	阴平: 监、尖、兼、艰、奸、煎、肩、绢、捐
	阳平:
	上声: 检、俭、剪、减、简、茧
	去声: 剑、渐、箭、建、健、荐、见、贱、件
tɕ'ian	阴平: 签、谦、迁、牵、圈(圆~)、歼、铅
	阳平: 钳、钱、乾、前、全、拳、权
	上声: 浅
	去声: 欠、劝
ɕian	阴平: 仙、先、宣
	阳平: 嫌、贤、玄、闲
	上声: 险、癣、宪、显、现、县、榷
	去声: 线、限、选、悬
ɲian	阴平: 研
	阳平: 黏、拈、年、严
	上声: 染、碾
	去声: 念、验、愿、酹
ian	阴平: 烟、冤
	阳平: 盐(食~)、颜、延、言、丸、圆、袁、缘、元、员、原
	上声: 掩、演、远
	去声: 厌、怨、雁、晏、砚、燕、宴
tsuan	阴平: 砖
	阳平:
	上声:
	去声:
ts'uan	阴平:
	阳平:
	上声: 铲
	去声:
suan	阴平: 酸
	阳平:
	上声:
	去声:
kuan	阴平: 关、官
	阳平:
	上声:
	去声:
ua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院
tɕyan	阴平:
	阳平:
	上声: 卷 (~帘门)
	去声: 眷、
tɕ'yan	阴平: 蜷
	阳平: 泉
	上声: 犬
	去声:
ɕyan	阴平: 鲜
	阳平:
	上声:
	去声:
pɔŋ	阴平: 帮、邦
	阳平:
	上声: 榜
	去声: 棒
p'ɔŋ	阴平:
	阳平: 旁
	上声:
	去声: 胖
fɔŋ	阴平: 芳
	阳平: 妨、防
	上声: 仿、纺、访
	去声: 放
tɔŋ	阴平: 当 (~年)
	阳平:
	上声: 挡
	去声: 当 (~铺)
t'ɔŋ	阴平:
	阳平: 堂
	上声: 倘
	去声:
lɔŋ	阴平:
	阳平:
	上声: 郎
	去声:
tsɔ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藏 (西~)

ts'ɔŋ	阴平: 苍 阳平: 上声: 去声:
maŋ	阴平: 阳平: 盲 上声: 去声:
faŋ	阴平: 方 阳平: 上声: 去声:
tsaŋ	阴平: 正 阳平: 上声: 去声: 葬、壮
ts'aŋ	阴平: 仓、昌 阳平: 床 上声: 厂 去声: 郑
saŋ	阴平: 桑 阳平: 上声: 赏 去声:
taŋ	阴平: 丁(姓~)、钉 阳平: 上声: 党、短 去声:
la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浪
ʂaŋ	阴平: 声 阳平: 上声: 去声:
kaŋ	阴平: 刚、钢、更 阳平: 上声: 去声: 港、虹
k'aŋ	阴平: 康 阳平: 狂

	上声:
	去声: 抗
ŋa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岸
piaŋ	阴平:
	阳平: 饼、丙
	上声:
	去声: 藏 (隐~)
p'iaŋ	阴平:
	阳平: 贫、病、凭、平、瓶
	上声:
	去声:
miaŋ	阴平:
	阳平: 名
	上声:
	去声: 命
ɲiaŋ	阴平:
	阳平:
	上声: 网
	去声:
liaŋ	阴平:
	阳平: 良
	上声: 俩
	去声: 亮
tɕiaŋ	阴平:
	阳平:
	上声: 颈
	去声: 匠
tɕ'iaŋ	阴平: 枪
	阳平: 墙、洁
	上声:
	去声: 净
ciaŋ	阴平: 香、乡
	阳平: 详、祥
	上声: 享
	去声: 向
ɲiaŋ	阴平:
	阳平: 娘
	上声: 让
	去声:

iaŋ	阴平: 央、秧 阳平: 羊、洋、杨 上声: 样 去声:
pən	阴平: 分(白读)、笨 阳平: 上声: 本 去声: 奔、粪
p'ən	阴平: 喷 阳平: 盆、彭、膨 上声: 去声:
mən	阴平: 闷 阳平: 门 上声: 去声: 问
fən	阴平: 分(文读)、芬、葶、昏 阳平: 坟、魂 上声: 粉、份 去声: 愤
tsən	阴平: 珍、真、针、尊、遵、曾、蒸、贞、侦、增、诊、箠 阳平: 上声: 枕、整、振 去声: 阵、赠、证、政、镇
ts'ən	阴平: 称(称~)、皱、撑 阳平: 陈、沉、存、曾(~经)、承、呈、城、橙 上声: 去声: 趁、衬、慎、称(相~)、秤
sən	阴平: 森、身、僧、升、生、深、牲 阳平: 乘、神、绳、晨 上声: 婶、剩、渗、甚、肾、省、圣 去声: 胜、盛
zən	阴平: 阳平: 仍 上声: 去声:
tən	阴平: 登 阳平: 上声: 等 去声: 瞪、钝、等、凳
t'ən	阴平: 吞 阳平: 腾

	上声:	
	去声:	邓
nən	阴平:	扔
	阳平:	能
	上声:	
	去声:	奶
lən	阴平:	冷
	阳平:	轮
	上声:	
	去声:	
kən	阴平:	根、庚、跟、耕
	阳平:	
	上声:	
	去声:	更(文读)
k'ən	阴平:	坑
	阳平:	
	上声:	肯、恳
	去声:	
xən	阴平:	
	阳平:	恒、衡
	上声:	很
	去声:	恨、杏
ən	阴平:	恩
	阳平:	
	上声:	
	去声:	
pin	阴平:	冰、兵、宾、殡
	阳平:	
	上声:	
	去声:	并
p'in	阴平:	
	阳平:	评、萍
	上声:	品、拼、频、聘
	去声:	
min	阴平:	
	阳平:	民、明
	上声:	敏
	去声:	
tin	阴平:	
	阳平:	
	上声:	顶
	去声:	定

t'in	阴平：厅 阳平：亭、廷 上声：艇、挺 去声：
lin	阴平： 阳平：林、邻、灵、临、淋、鳞、赁、凝、宁、拎、陵、铃 上声：领 去声：令
tɕin	阴平：巾、斤、今、京、精、晶、经、津、均、窘 阳平： 上声：紧、景 去声：仅、禁、劲、竞、静、进、尽、境、竟
tɕ'in	阴平：亲（~人）、清、近、轻、倾、顷 阳平：秦、勤、情、群、琴、裙 上声：请、寝 去声：侵、庆
ɕin	阴平：心、欣、兴（~旺）、星、辛、勋、熏、腥 阳平：行、形、寻 上声：醒、省（反~） 去声：信、兴（高~）、幸、训、迅、讯、性
ɲin	阴平： 阳平：人 上声：认 去声：
in	阴平：因、殷、音、英、婴、鹰、晕、鹦、蝇 阳平：寅、萤、云、营、迎、荣、仁、银、匀、盈 上声：引、永、饮、影 去声：印、隐、应、闰、熨
tsuən	阴平： 阳平： 上声：准 去声：
ts'uən	阴平：春、村 阳平： 上声：蠢 去声：寸
suən	阴平：孙 阳平：唇、纯、 上声：损 去声：顺
zuən	阴平： 阳平：刃、任



	上声:
	去声:
tuən	阴平: 敦
	阳平:
	上声:
	去声: 盾、顿
f'uən	阴平:
	阳平: 屯
	上声:
	去声:
nuə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嫩、润
luə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论
kuən	阴平:
	阳平:
	上声: 滚
	去声: 棍
k'uən	阴平: 昆、坤
	阳平:
	上声: 捆
	去声: 困
xuən	阴平: 混
	阳平:
	上声:
	去声:
uən	阴平: 温、瘟
	阳平: 浑、稳
	上声:
	去声:
nyn	阴平: 忍
	阳平:
	上声:
	去声: 孕
tɕyn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俊、菌

cyn	阴平: 阳平: 荀、旬 上声: 口 去声:
yn	阴平: 阳平: 上声: 允 去声: 韵
k'uan	阴平: 筐 阳平: 上声: 去声:
uan	阴平: 汪 阳平: 横、亡、王 上声: 往 去声: 望、忘、旺
moŋ	阴平: 某、亩 阳平: 蒙、猛、谋、盟 上声: 茂、贸 去声: 孟、梦
p'oŋ	阴平: 烹、篷 阳平: 上声: 捧 去声: 碰
foŋ	阴平: 风、枫、丰、封、峰 阳平: 弘、宏、红、洪、逢、缝、谎 上声: 讽、奉 去声: 凤、俸
tsoŋ	阴平: 棕、宗、中、终、踪、钟、种(~类)、春 阳平: 上声: 总 去声: 粽、中、众、纵、种(~树)、仲
ts'oŋ	阴平: 聪、充、重(轻~)、冲 阳平: 丛、虫、崇、从、重(~复) 上声: 宠 去声:
soŋ	阴平: 松 阳平: 上声: 去声: 送、宋、诵
zoŋ	阴平: 阳平: 戎、茸、绒、融

	上声:
	去声:
toŋ	阴平: 东
	阳平:
	上声: 董
	去声: 冻、洞
t'oŋ	阴平: 通
	阳平: 同、铜、筒
	上声: 桶、统
	去声: 痛、动
noŋ	阴平:
	阳平: 笼、浓、农、脓、弄
	上声:
	去声:
loŋ	阴平: 聋、拢
	阳平: 隆
	上声:
	去声: 陇
koŋ	阴平: 公、弓、恭、讲
	阳平:
	上声: 拱
	去声: 供、共、贡
k'oŋ	阴平: 空 (~军)
	阳平:
	上声: 孔、恐
	去声: 控
xoŋ	阴平: 轰、烘
	阳平:
	上声:
	去声:
o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瓮
tɕ'ioŋ	阴平:
	阳平: 穷、琼
	上声:
	去声:
ɕioŋ	阴平: 兄、胸、凶
	阳平: 熊、雄
	上声:
	去声:

nioŋ	阴平: 软 阳平: 上声: 去声:
ioŋ	阴平: 阳平: 拥 上声: 勇 去声: 用
tsuoŋ	阴平: 钻、专 阳平: 上声: 转 去声: 赚、篆、传
ts'uoŋ	阴平: 川 阳平: 船 上声: 去声: 串
suo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算、涮
tuoŋ	阴平: 端 阳平: 上声: 去声: 段
t'uoŋ	阴平: 断 阳平: 团 上声: 去声:
nuoŋ	阴平: 暖 阳平: 上声: 去声:
luoŋ	阴平: 阳平: 乱 上声: 卵 去声:
kuoŋ	阴平: 观 阳平: 上声: 管、贯 去声: 惯
k'uoŋ	阴平: 宽 阳平:

	上声: 款
	去声:
xuɔŋ	阴平:
	阳平: 缓
	上声:
	去声: 唤
uɔŋ	阴平: 剜、弯
	阳平: 还、完、玩、晚
	上声: 碗
	去声: 换、万
pɔŋ	阴平: 崩
	阳平:
	上声:
	去声:
p'ɔŋ	阴平:
	阳平: 朋
	上声:
	去声:
mɔŋ	阴平:
	阳平: 忙
	上声:
	去声:
fɔŋ	阴平: 欢
	阳平:
	上声:
	去声: 患
t'ɔŋ	阴平: 汤
	阳平:
	上声:
	去声:
kɔŋ	阴平: 光
	阳平:
	上声:
	去声:
k'ɔŋ	阴平: 看
	阳平:
	上声: 坎
	去声:
xɔŋ	阴平:
	阳平: 汗、汗
	上声:
	去声:

ŋon	阴平：安、淹 阳平： 上声： 去声：
pa?	阴入：百 阳入：
ma?	阴入： 阳入：末
fa?	阴入：乏 阳入：
ts'a?	阴入：插、擦 阳入：杂
t'a?	阴入：搭 阳入：
xa?	阴入：瞎 阳入：
a?	阴入：鸭 阳入：
sua?	阴入：刷 阳入：
ua?	阴入： 阳入：滑
pa?	阴入：伯 阳入：
p'a?	阴入：柏 阳入：
ma?	阴入：脉 阳入：麦
tσα?	阴入：摘、择 阳入：
ts'a?	阴入：拆、尺 阳入：
xa?	阴入：客 阳入：
ciæ?	阴入：锡 阳入：
po?	阴入：拨、博、剥、驳 阳入：
p'o?	阴入：泼 阳入：薄
mo?	阴入： 阳入：莫

tso?	阴入: 作、着(~衫)、桌、捉 阳入:
ts'o?	阴入: 戮 阳入: 凿、昨(~日)、浊
so?	阴入: 索、缩、说 阳入: 勺
f'o?	阴入: 脱 阳入:
lo?	阴入: 阳入: 乐(快~)、洛、烙
ko?	阴入: 阁、角、鸽 阳入:
k'o?	阴入: 阔、扩 阳入:
xo?	阴入: 渴、获 阳入: 盒、豁、学、或
ŋo?	阴入: 恶 阳入:
nio?	阴入: 略、虐 阳入:
tɕio?	阴入: 脚、觉 阳入:
tɕ'io?	阴入: 鹊、却 阳入:
io?	阴入: 约、药 阳入: 疟、岳
uo?	阴入: 阳入: 握
p'ɛ?	阴入: 迫、拍 阳入:
fɛ?	阴入: 发、法 阳入: 罚
mɛ?	阴入: 阳入: 墨
tɕɛ?	阴入: 折、哲、则、责、浙 阳入:
ts'ɛ?	阴入: 厕、测、策、齐、侧、彻 阳入:
sɛ?	阴入: 涉、设、塞、涩、瑟、啬 阳入:
tɕɛ	阴入: 职 阳入: 执

tɕ'ɛ	阴入: 侄、吃 阳入: 值
tɛ?	阴入: 得、答、达 阳入:
t'ɛ?	阴入: 特、塌、塔、踏、 阳入:
nɛ?	阴入: 袜 阳入:
lɛ?	阴入: 阳入: 勒、肋
kɛ?	阴入: 革、格、甲 阳入:
k'ɛ?	阴入: 刻、掐、恰 阳入:
ɛ?	阴入: 额 阳入:
xɛ?	阴入: 阳入: 核
p'ie?	阴入: 撇 阳入:
mie?	阴入: 灭 阳入:
t'ie?	阴入: 跌、贴、帖、踢 阳入:
nie?	阴入: 列 阳入: 猎、劣
tɕie?	阴入: 级、节、接、急 阳入: 掘
tɕ'ie?	阴入: 窄、切、截、七 阳入: 贼
ɕie?	阴入: 协、歇、恤、削、虱 阳入:
nɪe?	阴入: 捏、逆、日 阳入: 业、热
ie?	阴入: 叶 阳入: 越
tɕye?	阴入: 绝、决 阳入:
ɕye?	阴入: 薛、雪、血 阳入:
tɕə?	阴入: 置、汁、质、织 阳入:



se?	阴入: 湿、实、失 阳入: 十、食、识、适、释
pi?	阴入: 笔、毕、必、逼、璧 阳入:
p'i?	阴入: 劈 阳入:
mi?	阴入: 阳入: 密
ti?	阴入: 滴、敌 阳入:
ni?	阴入: 历 阳入: 立、力
tɕi?	阴入: 集、疾、即、积、脊、籍、绩、激、及、吉、极 阴入:
tɕ'i?	阴入: 菊、曲 阳入: 局
ci?	阴入: 习、息、惜、吸、续 阳入: 席
i?	阴入: 乙、一 阳入: 益、疫、育、狱
tsue?	阴入: 出 阳入:
p'u?	阴入: 扑 阳入: 仆 (~倒)、伏 (白读)
mu?	阴入: 目、木 阳入: 牧
fu?	阴入: 佛、福、忽 阳入: 复 (~原)、服、伏
vu?	阴入: 屋 阳入:
tsu?	阴入: 竹、祝、烛、嘱、卒、足 阳入:
ts'u?	阴入: 触、畜 阳入:
su?	阴入: 叔、属、宿、粟 阳入: 熟
su?	阴入: 阳入: 赎
zu	阴入: 阳入: 入
t'u?	阴入: 阳入: 独

nu?	阴入：禄、陆 阳入：
lu?	阴入： 阳入：律、录、鹿
ku?	阴入： 阳入：骨、谷
tɕy?	阴入： 阳入：
niu?	阴入：六 阳入：
tɕ'iu?	阴入：屈、族 阳入：
ɕiu?	阴入：速、俗 阳入：
ɲiu?	阴入：肉 阳入：
y?	阴入： 阳入：域、欲
m̩	阴平：不 阳平：鱼 上声：五、伍、午、武 去声：

## 第三章 与《广韵》的比较

## 3.1 声母的比较

表 5

隆昌	《广韵》	例字
p	帮母	波、巴、拜、本
	並母	部、备、倍（以上为古仄声字）
	非母	粪
p'	滂母	批、飘、篇、判
	並母	爬、婆、皮（以上为古平声字）；步、办（以上为古仄声字）
	敷母	肥
m	明母	麻、民
	微母	问、尾
f	非母	夫、飞、反、发
	敷母	翻、访
	奉母	浮、坟
	晓母	火、花、化、毁
	匣母	户、华、胡、祸、
ts	精母	左、租、灾、紫、走、尊、宗
	从母	皂、暂、藏（西~）、渐（以上为古仄声字）
	知母	猪、朝、智、展、哲
	澄母	箸、住（以上为古仄声字）
	庄母	债、抓
	崇母 章母	寨、闸、栈（以上为古仄声字） 遮、煮
ts'	清母	搓、粗、猜、崔、草、餐
	从母	才、瓷、秦、曹、残（以上为古平声字）；造、嚼（以上为古仄声字）
	邪母	祠
	彻母	超、丑
	澄母	除、绸、陈、茶、沉（以上为古平声字）
	初母 崇母	初、厕、抄、插、铲 柴、锄、床（以上为古平声字）；骤（以上为古仄

		声字)
	昌母	车、处、吹
	书母	鼠
	禅母	酬、承、城
s	心母	锁、苏、斯、骚、伞、酸、僧
	邪母	寺
	生母	沙、梳、筛、稍、衫
	船母	射、唇、乘
	书母	书、税、水
	禅母	社、睡、蝉
z	日母	茸
t	端母	多、赌、戴、堆、丹
	定母	度、待、对 (以上为古仄声字)
	澄母	瞪
	船母	盾
t'	端母	堤、抖
	透母	拖、太、腿
	定母	弟、大 (以上为古仄声字); 头、驼、徒、堂 (以上为古平声字)
n	泥母	拿、努、泥、脑、纽
	日母	耳
l	来母	鲁、拉、蓝、礼
ʈʂ	知母	置
	章母	执、质、织、职
ʈʂ'	澄母	侄、值 (以上为古仄声字)
ʂ	船母	实、食
	书母	湿、失、识
	禅母	十
ʐ	日母	入
tʃ	精母	姐、蕉、酒、尖、箭
	从母	集
	见母	居、计、骄、救、建

	群母	具、技（以上为古仄声字）
tc'	清母	蛆、筓、寝、浅
	从母	齐、樵、钱、前、截
	邪母	谢、袖
	庄母	窄
	溪母	区、奇、牵、圈
	群母	求、穷、钳（以上为古平声字）；局（以上为古仄声字）
c	心母	写、西、消、先
	邪母	徐、习、旬
	生母	虱
	晓母	虚、喜
	匣母	嫌、降
n	来母	吝
	泥母	尿
	日母	日、让、惹
k	见母	过、瓜、高、干
	匣母	械
k'	见组	概、会、愧
	溪母	科、考、看
x	见组	蒿
	晓母	虾、海、汉
	匣母	河、下、害、汗
	溪母	开、壳、渴
ŋ	疑母	外、熬、藕、眼
	影母	挨、欧、
ø	影母	矮、意、袄、妖、音
	云母	圆、越
	微母	忘、望、微、味
	匣母	换、话、横
	以母	易、摇、舀、叶、宴
	日母	闰

从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的声母演变有以下规律：

(1) 古全浊声母变为送气或不送气的清音。分化条件是：古平声和一部分古仄声字读送气清音，一部分古仄声字读不送气清音。

(2) 存在“轻唇读为重唇”的现象，在中古的“非敷奉”三母上，隆昌客家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ʰ]，大部分字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零声母，只有极少字读为[m]。

(3) 泥、来母基本不混，泥母字大多数读为[n]，少数在细音前读为[n̥]；来母字一般读为[l]。

(4) 精、见组洪分细混，精组字在洪音前，读 ts、tsʰ、s；在细音前，读 tɕ、tɕʰ、ɕ。见组字在洪音前，读 k、kʰ、x；在细音前，读 tɕ、tɕʰ、ɕ。

(5) 古晓、匣组字一分为四，读为[f][ɕ][x]和∅。具体的分化规律是：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字等字、部分合口三、四等字读[ɕ]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撮合口三等晓母读[f]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

(6) 疑母与部分影母洪音相混读[ŋ]。

(7) 影组开口呼部分一、二等字读零声母，部分一、二等字读ŋ声母；合口呼一、二等字或读为读 v 声母<sup>①</sup>，或读为零声母；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8) 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ɲ、n、∅、z、z̥。

(9) 知、章、庄组的分化规律是：知组（除澄母一部分外）不论二、三等和庄组一起都读为[ts、tsʰ、s]一类声母；章组字有两读，一部分读为[ts、tsʰ、s]一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ʂ、tʂʰ、ʂ]一类声母。

### 3.2 韵母的比较

表 6

《广韵》韵摄	隆昌韵母	例字
<b>果摄</b>		
开一：歌	o	多、左、歌
	a	阿
	ai	我
开三：戈	io	茄
合一：戈	o	波、座、科、窝
合三：戈	io	靴
<b>假摄</b>		
开二：麻	a	把、拿、茶、沙、家、亚
	ia	雅、鸦
开三：麻	ia	姐、写、惹、
	ie	谢、也

<sup>①</sup> 这部分字比较极少，故未体现。可具体论述见后文横向比较部分。

	a	遮
	ɛ	射、者
	ɑ	舍
合二：麻	ua	瓜、寡
	a	瓦、跨、花、华、划
遇摄		
合一：模	u	暮、幕、土、奴、苏、古、乌、模、
	ɿ	粗、醋
	o	错
	m	五、午、伍
合三：鱼	u	猪、初、书、锄、梳
	i	旅、滤、蛆、序、于、徐、居、
	y	吕、锯、虚
	o	所
	m	鱼
合三：虞	u	夫、数
	i	拘、愚
	i?	续
蟹摄		
开一：哈	ai	戴、耐、载、爱
开一：泰	ai :	带、太、艾、害
	oi	菜、开、蔡、盖、
	ei	贝
开二：皆	ai	拜、皆、械、挨
开二：佳	ai	买、柴
	a	罢、洒、佳
	ən	奶
开二：夬	ai	败、迈、寨
开三：祭	i	艺
	ie	例
	ɿ	制、世
开三：废	---	---
开四：齐	i	帝、礼、计、梯、细、婿
	ie	闭、
	ai	底、弟、泥、犁
	ei	批、陛
	ɛ?	齐
合一：灰	ei	杯、每、汇
	uei	推、内、崔、堆
	oi	外、灰

合二: 泰	uei ei	兑、最 会
合二: 皆	uai uai ai	会(~计) 乖、怪、怀 坏
合二: 佳	uai ua a	拐、歪 挂 画
合二: 夬	uai	快、筷
合三: 祭	uei oi	脆、颞、卫 税
合三: 废	ei	废、肺、吠
合四: 齐	uei ei	桂、惠 慧、
<b>止摄</b>		
开三: 支	i ei ie ɿ ʅ ɿ ʅ i ei ɿ ʅ i ɿ ɿ ɿ ɿ ɿ ɿ	皮、离、奇、宜、臂、 碑、卑、批、 譬 刺、斯 池、施 比、眉、犁、饥、秘、姊、死、 悲 资、迟、尸、自 视 李、耳、基、意 字 事 置 厕 几、衣 累、吹、危、为、嘴 毁 睡 类、醉、水、龟、位、维、虽
开三: 脂		
开三: 之		
合三: 微	i	几、衣
合三: 支	uei ei oi	累、吹、危、为、嘴 毁 睡
合三: 脂	uei oi uai	类、醉、水、龟、位、维、虽  帅、衰
合三: 微	uei ei	归、鬼、贵、魏、 非、尾、挥、威
<b>效摄</b>		
开一: 豪	au	保、导、曹、脑、高、袄
开二: 肴	au	闹、罩、抄、交



	iau	绞、搅、巧、肴、效
	ua	抓
开三：宵	iau	表、猫、疗、焦、轿
	au	绕、饶、超、烧
开三：萧	iau	刁、了、浇、么
<b>流摄</b>		
开一：侯	əu	走、叟、兜、楼、勾、欧
	u	母
	oŋ	某、亩、茂、贸、谋
开三：尤	u	富、浮、妇、复
	au	矛
	iəu	纽、流、秋、九
	əu	昼、愁、周
	ən	皱
开三：幽	iəu	丢、纠、幽
	iau	彪
<b>咸摄</b>		
开一：覃	an	贪、男、惨、感、含、暗
开一：合	ɛ?	答、
	a?	杂
	a	纳、拉
	o?	盒、鸽
开一：谈	an	胆、蓝、暂、甘、喊
开一：盍	ɛ?	塔
开二：咸	an	蘸、咸
	ian	减
	i	站
开二：洽	a?	插
	ɛ?	恰
	a	闸
开二：衔	an	衫、衔
	ian	监
开二：狎	a?	鸭
	ɛ?	甲
	ia	压
开三：盐	ian	黏、廉、签、染、钳
	on	淹
	an	沾、占、陕
开三：叶	iɛ?	猎
	ɛ?	折

开三：严	ian	剑、欠、严
开三：业	ie?	业
开四：添	ian	店、兼、嫌
开四：帖	ie?	跌、帖、协
合三：凡	an	凡、范
合三：乏	e?	法
	a?	乏

深摄

开三：侵	in	赁、侵、琴、音、寻、林、淋
	ən	沉、森、枕
开三：缉	i?	立、集
	e	给
	e?	执、十、涩

山摄

开一：寒	an	难、烂、残、干、旱、
	aŋ	岸
	ɔn	安
开一：曷	e?	达
	a?	擦
	o?	渴
开二：山	an	办、绽、山、间
	ian	闲、艰、限
	uan	铲
开二：黠	a	拔、察
开二：删	an	板、慢、栈
	ian	涧、雁
	ian	片、奸、颜
开二：辖	a?	瞎
开三：仙	ian	编、碾、连、钱、件
	an	展、毡、蝉
开三：薛	ie?	列、热
	ye?	薛
	ie	泄
	e?	哲、折
开三：元	ian	言
开三：月	ie?	歇
开四：先	ian	天、年、练、前、肩、茧
开四：屑	ie?	捏、节
合一：桓	an	般、判、满
	in	拼

	aŋ	短
	uɔŋ	暖、段、钻、碗、观、款、唤
	uan	官
	ian	丸
合一：末	oʔ	拨、脱、阔
合二：黠	uaʔ	滑
	ua	挖
合二：删	uan	关
	uɔŋ	惯、还(原)、弯
合二：辖	uaʔ	刷
合三：仙	ian	全、选、圆、恋、圈
	yan	卷
	iɔŋ	软
	uɔŋ	转、传、专、船
合三：薛	yeʔ	绝、雪
	ieʔ	劣
合三：元	an	反、翻
	uɔŋ	万
	ian	劝、冤、怨、袁、远
合三：月	ɛʔ	发、袜
	ieʔ	越
合四：先	ian	玄、县、悬
合四：屑	yeʔ	决、血
<b>臻摄</b>		
开一：痕	ən	吞
	ən	恳、肯、啃、很、恩、跟、根
开三：真	in	宾、邻、尽、人、紧、因
	uən	刃
	ən	珍、衬、真
开三：质	iʔ	密、吉
	ieʔ	七、日、虱
	ɛʔ	侄、失、瑟
	əʔ	质
开三：殷	in	斤、勤、欣、殷
合一：魂	ən	本、尊、昏、瘟、喷
	uən	敦、嫩、孙、论、昆、困、坤
合一：没	u	突
	uʔ	骨、卒
	ɛʔ	核
合三：谆	ən	轮
	uən	准、唇、纯

	yn	俊、旬
	in	均、匀
	ən	遵
	uən	盾
合三：术	uʔ	律
	o	率（效）
	u	术
	ieʔ	恤
合三：文	ən	分、坟
	in	裙、熏、云
	ən	葶
合三：物	uʔ	佛（仿）、
	u	物、勿
<b>宕摄</b>		
开一：唐	ɔŋ	帮、堂
开一：铎	aŋ	仓、刚
	oʔ	博、作、恶、烙、
	o	幕、摸、托（又读音）
开三：阳	ion	娘、让
	iaŋ	枪、香、央
	aŋ	床
开三：药	ioʔ	略、脚、约
	ioiʔ	弱
	oʔ	着、勺
合一：唐	ɔn	光、汪
合一：铎	oʔ	扩
合三：阳	aŋ	方、狂
	ɔŋ	纺
	iaŋ	网
	uoŋ	王、筐
<b>江摄</b>		
开二：江	ɔŋ	邦、讲
	aŋ	虹
开二：觉	oʔ	剥、桌、捉、学、戳
	au	雹
	ioʔ	觉、岳、
	oʔ	角
	uoʔ	握
<b>曾摄</b>		

开一: 登	ən	登、能、曾(姓)、恒、赠、僧、 彭
	ɔn	崩
开一: 德	ɛʔ	得、肋、刻、则、塞
	ieʔ	贼
开三: 蒸	in	冰、陵、凝、兴、应
	yn	孕
	ən	蒸、升
开三: 职	iʔ	逼、极
	ɛʔ	侧、测、职、食
合一: 登	oŋ	弘
合三: 职	yʔ	域
<b>梗摄</b>		
开二: 庚	oŋ	烹、孟
	aŋ	盲、更
	ən	冷、省(~份)、生、牲、庚、衡、 杏
开二: 陌	aʔ	百、择、拆
	ɛʔ	迫、拍、赫、格、额
	ieʔ	窄
开二: 耕	ən	耕、箠
	in	鸚
	in	幸
开二: 麦	aʔ	麦、脉、摘
	ɛʔ	革、策、责
开三: 庚	iaŋ	丙、命
	in	兵、评、京、庆、英、影
	ian	明
	oŋ	盟
开三: 陌	ieʔ	逆
	i	刷
开三: 清	iaŋ	饼
	in	并、令、晶、清、劲、婴、领、 轻
	ən	贞、呈、整
	aŋ	郑、声
开三: 昔	iʔ	璧、积、脊、席、益
	i	译、易、液
	aʔ	尺
	ɛʔ	适、释
开四: 青	in	形、经、亭、宁、星、腥、醒

	iaŋ	瓶
	aŋ	钉、丁
开四：锡	iʔ	历、绩、激
	iaɛʔ	锡
	i	析
合二：庚	uaŋ	横
合二：耕	oŋ	轰、宏
合二：麦	oʔ	获
	a	划
合三：庚	ioŋ	兄
	in	荣、永、
合三：清	ioŋ	琼
	in	倾、顷、营
合四：青	in	萤
<b>通摄</b>		
合一：东	oŋ	东、笼、总、公
合一：屋	uʔ	仆、独、鹿、谷
	u	秃
	iuʔ	族、速
合一：冬	oŋ	农、宗
合三：东	oŋ	风、隆、虫、终、弓、绒、融、
	ioŋ	戎
合三：屋	uʔ	穷、熊、雄、
	u	福、目、竹、祝、陆、宿
	iuʔ	轴
	iʔ	六、肉
	oʔ	菊、育
合三：钟	oŋ	缩
	ioŋ	逢、浓、踪、重、冲、茸、共
合三：烛	iuʔ	胸、凶
	iʔ	俗
	uʔ	续、曲、局、狱
	u	禄、足、烛、嘱、
	i	辱
		玉

通过上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韵母的演变有以下规律：

- (1) 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但撮口呼字较少，北京音中撮口呼字大多读为齐齿。
- (2) 中古的“-p、-t、-k”塞尾演化为喉擦音“ʔ”。
- (3) 中古的“-m、-n、-ŋ”三个鼻尾合并为“-n、-ŋ”两个。
- (4) 蟹摄一、二等有合流的趋势。

- (5) 梗摄读音复杂，有 aŋ、iaŋ、aʔ、en、oŋ、in、iʔ、eʔ、ie 等韵母。
- (6) 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諄韵的字）失去 u 介音的问题。
- (7) 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 [i] 介音。
- (8) 果摄字失去了 [u] 介音。
- (9) 少数的假摄二等字产生了 [i] 介音，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为 [ia] 韵母，一部分读为 [ie] 韵母，假摄三等以母字读为 [ie] 或 [ia]。
- (10) 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
- (11) 鱼韵的知庄章组字一般读 [u] 韵，虞韵的知庄章组字也读 [u] 韵。见晓组字两个韵都读为 [i] 或 [y]，鱼虞韵没有差别。

## 3.3 声调的比较

从前面的声调表我们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的声调一共六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他们与中古四声的对应情况如下：表 7

古调类		隆昌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入	阳入
		清	浊						
平	清	全清		专尊丁					
		次清		超粗天					
	浊	全浊			穷坟爬				
		次浊		拿毛	人麻眉				
上	清	全清				古短走			
		次清				草体可			
	浊	全浊		在弟淡		夏肚解	静盗妇		
		次浊		马码买		染老女			
去	清	全清					再部父		
		次清					盖醉趁		
	浊	全浊					共助饭		
		次浊					骂露练		
入	清	全清					答必激		
		次清					脱踏七		
	浊	全浊							杂碟局
		次浊						列六药	岳牧入

特例：

- (1) 古去声全浊字今读为上声：豆。
- (2) 古上声全清字今读为去声：港。
- (3) 古上声次清字今读为去声：凯。



- (3) 古平声字今读为上声：疗、便（~宜）。
- (4) 古平声字今读为去声：鼻、侵、应、糙。
- (5) 古去声字今读为阴平：座。
- (6) 古去声字今读为阳平：傅、刃。
- (7) 古上声字今读为阳平：伪、储。
- (8) 古清声母的上声字今读为阴平：种。
- (9) 古次清声母的去声字今读为上声：片。
- (10) 古入声次浊字今读阴平：拉、摸。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隆昌客家话的声调演变规律：

- (1) 隆昌客家话共六个声调，平、入分阴阳。
- (2) 部分古全浊、次浊上声字今读为阴平，部分古平声次浊字今读为阴平。
- (3) 古上声字现在三分：一部分读阴平，一部分读上声，一部分读去声。
- (4) 古去声字现在两分：一部分读去声，一部分读上声。
- (5) 古清入和部分次浊入声字今读为今阴入，古全浊入声字和部分次浊入声字今读为阳入。

## 第四章 横向比较研究

## 4.1 声母的横向比较

## 4.1.1 关于轻重唇的问题

轻重唇的问题在客家方言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也是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特别是官话方言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一般来讲，客家话帮组声母的“帮滂並明”四个声母在语音表现上与其他方言没有差别，但是“非敷奉”三个声母有读为[p]和[pʰ]的情况，“微”母有读为[m]的情况。但是，由于客家方言是一个地域上分布非常广的方言，所以，轻重唇的问题在客家方言内部也有许多差异。谢先生（谢留文，2003）认为轻唇读为重唇的问题“从地域来看，粤北、闽西保存得多一些，赣南客家话要少一些。”刘涛先生在其硕士论文《梅州客家话音韵比较研究》中也提到：“古帮组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较为一致，一般情况下，帮母字读 p，滂母、并母字读 pʰ，明母字读 m。”；“古非、敷、奉母字在梅州各县以读 f 为主，微母部分字读零声母。”

隆昌客家话帮组字和客家话主流保持一致，中古的“非、敷、奉、微”四母多数读 f 或零声母，但同样保留了一些读 p、pʰ、m 的情况。

(1) 下面是隆昌客家话与梅县等地客家话“非敷奉微”几个声母的比较：

表 8

例字	隆昌	梅县	五华	兴宁
网	<sup>ˊ</sup> niaŋ	<sup>ˊ</sup> mioŋ	<sup>ˊ</sup> mioŋ	<sup>ˊ</sup> mioŋ
放	fɔŋ <sup>ˊ</sup>	pioŋ <sup>ˊ</sup>	pioŋ <sup>ˊ</sup>	pioŋ <sup>ˊ</sup>
忘	uaŋ <sup>ˊ</sup>	moŋ <sup>ˊ</sup>	moŋ <sup>ˊ</sup>	moŋ <sup>ˊ</sup>
望	uaŋ <sup>ˊ</sup>	moŋ <sup>ˊ</sup>	<sup>ˊ</sup> moŋ	moŋ <sup>ˊ</sup>
枫	fɔŋ	---	---	pɔŋ
伏	pʰuʔ	pʰok	pʰok	pʰok
缝（~衣）	fɔŋ	pʰoŋ	pʰoŋ	---
捧	pʰoŋ	pʰoŋ	---	---
符	fɯ	pʰu	pʰu	pʰu
扶	pʰu	pʰu	pʰu	pʰu
辅	fɯ <sup>ˊ</sup>	pʰu <sup>ˊ</sup>	pʰu <sup>ˊ</sup>	pʰu <sup>ˊ</sup>
肺	fei <sup>ˊ</sup>	---	pʰui <sup>ˊ</sup>	pʰoi <sup>ˊ</sup>
吠	fɔi <sup>ˊ</sup>	pʰoi <sup>ˊ</sup>	pʰoi <sup>ˊ</sup>	pʰoi <sup>ˊ</sup>
飞	fɛi	pi	pi	pi
肥	pʰɛi	pʰi	pʰi	pʰi
微	suei	mi	mi	mi
尾	mei	mi	mi	mi

未	uei <sup>2</sup>	---	---	mi <sup>2</sup>
贩	fan <sup>2</sup>	---	<sup>2</sup> pan	---
袜	ne <sup>2</sup>	mat <sub>2</sub>	mat <sub>2</sub>	ma <sup>2</sup>
分	<sub>2</sub> pən	<sub>2</sub> pun	<sub>2</sub> pun	<sub>2</sub> pin
粪	pən <sup>2</sup>	pun <sup>2</sup>	pun <sup>2</sup>	pin <sup>2</sup>
问	mən <sup>2</sup>	mun <sup>2</sup>	mun <sup>2</sup>	mun <sup>2</sup>
亡	ɬuaŋ	ɬmɔŋ	ɬmɔŋ	ɬmɔŋ
赴	p'u <sup>2</sup>	fu <sup>2</sup>	---	---
忿	pən <sup>2</sup>	---	---	---
浮	ɬp'u	---	---	---
纺	<sup>2</sup> fɔŋ	---	<sup>2</sup> p'iɔŋ	---

(2) 再和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龙潭寺客家话做一个比较,龙潭寺客家话“网、忘、妄、望、尾、袜、蚊、问、味”读[m];“捧、扶、甫、脯、肥、孵”读[p];“粪、斧、分(白读)”读[p];“放、枫、冯、幅、腹、伏、蜂、缝、符、肺、吠、贩、忿、房、纺”读[f]。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隆昌客家话中“轻唇读重唇”的字已比梅县等地客家话的这种字要少多了,和同属四川省的龙潭寺客家话相比,“轻唇读重唇”的现象也要少一些。隆昌客家话轻重唇具体的语音演变规律是:在中古的“非敷奉”三母上,梅县等地多读为[p]或[p'],隆昌客家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大部分字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梅县等地多读为[m],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零声母或[v],只有极少字读为[m]。

#### 4.1.2 关于泥、来母的问题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当前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目前,学术界已经对一些重要的客家方言点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掌握了一大批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完全有条件通过着眼于各地客家话内部泥、来母分化的异同,把各种差异加以归纳总结,划分出若干类型来,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共时和历时比较。这样既可以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隆昌客家话泥、来母的特点,同时又能对客家话整体(特别是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客家话)的泥、来的分化情况有一个初步的梳理和了解。在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尝试。谢留文(谢留文,2003)就认为在泥、来母问题上客家话主要有三种情况:①不混型。即不论今韵母洪细,泥母都读鼻音声母,与来母不混。谢先生指出“这是客家话最主要类型”,分布于广大的客家地区,如广东的梅县、福建的武平、江西的宁都等。②半混型。即洪音韵母前,泥母读同来母,音值一般是[l];在细音韵母前,泥母仍读鼻音声母[ŋ],与来母有别。③全混型。即不论韵母洪细,泥母都读同来母。

刘涛先生(刘涛,2003)认为,古泥母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基本相同,洪音前读 n;细音前,具体音值不太相同:梅县、大埔、五华读舌面中音,其他四县读

舌面前音  $\eta$ 。  $\eta$  是  $n$  的条件变体，没有音位对立，但与以  $i$  为主要元音的韵母相拼。古来母字在梅州各县的读音较一致，读  $l$ 。

按照谢留文先生的划分法，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问题上应该基本上属于不混型，和主流的客家方言区相同，和客家话的大本营广东梅县也一致。即泥母字大都读为  $[n]$ ，一部分在细音前读为  $[n]$ ，来母字一般都读为  $[l]$ 。以下举例：

表 9

例字	声母和洪细	读音
奴	泥母洪音	${}^c_nu$
拿	泥母洪音	${}^c_na$
南	泥母洪音	${}^c_nan$
尼	泥母细音	${}^c_ni$
纽	泥母细音	${}^c_niəu$
匿	泥母细音	$ni_2$
尿	泥母细音	$niau^3$
鲁	来母洪音	${}^c_lu$
拉	来母洪音	${}^c_la$
蓝	来母洪音	${}^c_lan$
礼	来母细音	${}^c_li$
驴	来母细音	${}^c_ly$
刘	来母细音	${}^c_liəu$

(2) 王庆 (王庆, 2006) 在研究了龙潭寺客家话的泥、来母分混问题后认为，“黄先生 1986 年调查时，龙潭寺客家话是“泥、来”母不混的，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十多年以后，龙潭寺客家话却“泥、来”相混，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并认为变化的原因是由于成都方言的强势影响。可见，四川客家方言在泥、来母问题上受四川官话影响是很快的。这个特点不仅龙潭寺有，隆昌也有。笔者在调查中就发现，隆昌老一代的发音合作人的泥、来母分得很清晰，年轻人在发某些来母字音时就略带一点鼻音。

下面，根据已经掌握的一些资料，对梅州客家话和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客家话的泥、来母分混情况做一个梳理：

表 10

地点	泥、来母是否相混
梅州	不混
成都龙潭寺	半混
隆昌	不混
荣昌盘龙镇 <sup>①</sup>	基本不混
新都	相混

<sup>①</sup> 李科凤认为盘龙镇的泥母、来母既不是“半混型”，也不是“全混型”，应该是泥母、来母交错读的过渡期，详见其硕士论文《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音系的比较研究》。

西昌黄联关 <sup>①</sup>	小部分相混
仪陇	相混

考查四川境内的客家话的泥、来母分混情况，可以发现：川东和川南的荣昌、隆昌泥、来母基本不混，而川西和川北的龙潭寺、黄联关、仪陇等地泥、来母则多为相混。如果我们要画一张泥、来母的同言线图的话，那么，这条同言线就应该划在川东、川南和川西、川北的分界处。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1、对于仪陇的情况，徐翀（徐翀，2007）没有作过多分析。根据崔荣昌先生<sup>②</sup>和孙晓芬<sup>③</sup>先生以及徐翀（徐翀，2007）的研究，仪陇客家主要来自于粤北韶关。对于韶关的客家话资料，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但根据笔者对来自于韶关的客家同学<sup>④</sup>在这个问题上的调查显示，韶关客家话泥、来母是不混的（该同学自己也是这样认为，她有一定的方言学知识和基础，对韶关客家话做过初步的调查，其观点应该比较可信）。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仪陇客家话泥、来相混的情况是客家人入川以后才产生的。根据翟时雨先生《汉语方言学》中的论述，仪陇属于“连”读[n]，“年、严”读[n̄]的地区，可以初步推断仪陇客家话泥、来母相混的情况也许是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影响的缘故。

2、对于龙潭寺泥、来半混的情况，王庆认为这是成都方言影响的结果：“由于在十多年前，龙潭寺客家话还分“鼻、边”，所以龙潭寺客家话的‘古泥、来’两母相混不会是从来源地带过来的现象。这个现象应是成都话影响龙潭寺客家话的很好证明。”

3、新都客家话是泥、来相混，且都读为[l]声母，新都客家话没有[n]和[n̄]声母。

4、根据崔荣昌先生的研究，西昌黄联关的客家来自粤东龙川和五华。龙川客家话的资料笔者没有找到，但五华客家话泥、来母是不混的，而根据有关资料，西昌的西南官话老派泥、来母相混，都读为[n]声母<sup>⑤</sup>，而新派已没[n]声母，只有[l]声母。所以，西昌黄联关客家话泥、来母部分相混的情况是从来源地带来的还是受西南官话影响后产生的，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隆昌客家人多来自广东梅县和五华，这两地泥、来母是不混的，因此隆昌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和广东梅县和五华是一致的。但是，在调查中也发现，隆昌客家话的来母字略微带一点鼻音，由于隆昌也属于“连”读[n]，“年、严”读[n̄]的地区，所以这可能是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这也提示我们，方言特征的演变从宏观上看是在地理上作波状移动，从微观上看则是方言特征的渐变。前面我们提到同言线图，似乎同言线两边的方言特征是截然两分的，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谁又能保证同言线两边的语音特征没有一丝一毫的接近呢？

<sup>①</sup> 少数来母字与泥母字合流读[n]，参见段英《四川黄联关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比较》（汕头大学学报，2002（4））

<sup>②</sup> 见崔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

<sup>③</sup> 孙晓芬《明清前的移民填四川》

<sup>④</sup> 该同学是西南大学文学院2005级研究生官会云，客家人，客家语是其母语，籍贯是广东韶关。

<sup>⑤</sup> 老派的[n]声母，发音时气流同时从鼻腔、口腔出来，带有边音色彩

通过对四川各地（含重庆）客家话泥、来母的分混问题的分析，可以对我们有如下启示：

1、在移民数量较多，且相对集中的地方，方言特征更易于保留，受到周围方言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如隆昌县，客家人有二十多万，占当地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这样大的客家聚居区，再加上“宁卖祖上田，不忘祖上言”祖训的影响，即使是受到了外围语音特征的影响，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来源地语音特征。

2、同时，辨证地来看，方言岛的语音特征会受到周围方言的影响，如仪陇、龙潭寺等。即使是像隆昌这样的“川南客家的大本营”，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周边西南官话的影响。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西南官话都是强势方言，为了交际的需要，当地的客家人必须学习西南官话，这使得客家方言的语音受到了西南官话语音规律的影响。

3、方言岛的语音特征受到周围方言影响的程度和速度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速度成正比的。例如，王庆的研究发现，黄雪贞先生1986年调查时，龙潭寺客家话是“泥、来”母不混的，但是十多年以后，龙潭寺客家话却“泥、来”相混。何以变化如此迅速呢？可以认为，这是和近十几年来成都周边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人员交流频繁有关的。龙潭寺地理位置靠近成都，位于成都东北角仅仅10公里处，属于成都市的成华区。近十年来，成都市发展中心向周边转移，成绵高速公路、成华大道的兴建，使得龙潭寺到成都市中心的交通十分便捷，这给龙潭寺乡的经济带来了机遇和条件，但同时这种经济的开放和人员往来的频繁也给客家话带来了巨大冲击。这恐怕是龙潭寺客家话迅速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隆昌虽然也地处交通要道，但毕竟不在成渝中心城市的附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缓慢，人员流动也不是很频繁，所以客家话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其方言特征变异的速度也相对较慢。

#### 4.1.3 关于全浊声母分化的问题

不论平仄，客家方言中古全浊声母字大多读为送气清音，这历来被认为是客家方言最重要的语音特征。例如，梅州各县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逢今读塞音、塞擦音的，一般读送气清音，只有极少数例外。有学者（黄雪贞，1987）进一步指出，古全浊声母字客家话今音也有不送气的，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汇性的，某些全浊声母字，多数客家话都读为不送气音；一种则是方言性的，如某地客家话的古全浊声母字因为受到当地强势方言的影响而读为不送气音。隆昌客家话就存在着黄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情况。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声母字有读为送气清音的情况，这是保留了客家话的固有特点，同时隆昌客家话的某些古全浊声母字因为受到隆昌西南官话的影响而读为不送气音，变得和梅州的客家话不一样，这就是一种方言意义上的转读。

(1) 下面是梅县客家话和隆昌客家话以及隆昌西南官话在全浊声母变清问题上的比较：

表 11

例字	古声母	古声调	梅县	隆昌客家话	隆昌西南官话
婆	並	平	ɿp'o	ɿp'o	ɿp'o
爬	並	平	ɿp'a	ɿp'a	ɿp'a
皮	並	平	ɿp'i	ɿp'i	ɿp'i
部	並	仄	p'u <sup>2</sup>	pu <sup>2</sup>	pu <sup>2</sup>
备	並	仄	p'i <sup>2</sup>	pi <sup>2</sup>	pi <sup>2</sup>
倍	並	仄	p'oi <sup>2</sup>	pei <sup>2</sup>	pei <sup>2</sup>
头	定	平	-----	ɿ t'əu	ɿ t'əu
徒	定	平	ɿ t'u	ɿ t'u	ɿ t'u
堂	定	平	ɿ t'oŋ	ɿ t'oŋ	ɿ t'aŋ
夺	定	仄	t'ok	to?	to <sup>2</sup>
弟	定	仄	ɿ t'ai	ɿ t'ai	ti <sup>2</sup>
屯	定	仄	t'ian <sup>2</sup>	tian <sup>2</sup>	tian <sup>2</sup>
曹	从	平	ɿ ts'au	ɿ ts'əu	ɿ ts'au
蚕	从	平	ɿ ts'am	ɿ ts'an	ɿ ts'an
秦	从	平	ɿ ts'in	ɿ tɕ'in	ɿ tɕ'in
渐	从	仄	ts'iam <sup>2</sup>	tɕian <sup>2</sup>	tɕian <sup>2</sup>
嚼	从	仄	ts'iau <sup>2</sup>	tɕ'iau <sup>2</sup>	tɕiau <sup>2</sup>
造	从	仄	ts'au <sup>2</sup>	ts'au <sup>2</sup>	ts'au <sup>2</sup>
除	澄	平	ɿ ts'u	ɿ ts'u	ɿ ts'u
陈	澄	平	ɿ ts'ən	ɿ ts'ən	ɿ ts'ən
绸	澄	平	ɿ ts'iu	ɿ ts'əu	ɿ ts'əu
住	澄	仄	ts'u <sup>2</sup>	tsu <sup>2</sup>	tɕu <sup>2</sup>
赵	澄	仄	ts'au <sup>2</sup>	tsau <sup>2</sup>	tɕau <sup>2</sup>
侄	澄	仄	ts'ət <sub>2</sub>	tɕ'ɛ? <sub>2</sub>	tɕ'ɿ <sub>2</sub>
柴	崇	平	ɿ ts'ai	ɿ ts'ai	ɿ ts'ai
锄	崇	平	ɿ ts'ɿ	ɿ tɕ'u	ɿ tɕ'u
栈	崇	仄	ts'an <sup>2</sup>	tsan <sup>2</sup>	tɕan <sup>2</sup>
求	群	平	ɿ k'ieu	ɿ tɕ'ieu	ɿ tɕ'iu
穷	群	平	ɿ k'iuŋ	ɿ tɕ'ioŋ	ɿ tɕ'ioŋ
钳	群	平	ɿ k'iam	ɿ tɕ'ian	ɿ tɕ'ian
具	群	仄	k'i <sup>2</sup>	tɕi <sup>2</sup>	tɕi <sup>2</sup>
技	群	仄	ɿ k'i	tɕi <sup>2</sup>	tɕi <sup>2</sup>
局	群	仄	-----	tɕ'i? <sub>2</sub>	tɕi <sup>2</sup>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化后，在平声和一部分仄声的读法上与梅县客家话一致，而另一部分仄声字则和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一致。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受了西南官话在全浊变清问题上“平送仄不送”规律的影响，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方言性的情况。而且，上例随机列举的 16 个全浊仄声字中，梅州客家话全部读为送气音，隆昌客家话则有 11 个读为不送气音，5 个

读为送气音。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西南官话对隆昌当地的客家话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为什么在全浊送气的问题上西南官话能对客家话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本来全浊变清后送气是客家话一个非常重要的语音特征，照理说应该对西南官话的“抵抗力”比较强，受的影响应该比较小，但是为什么恰恰受其影响的程度却很深，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之中呢？也许可以这样解释：送气和不送气是汉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特征，汉语使用者（包括客家人在内）对这个区别特征非常敏感<sup>①</sup>。在隆昌，客家人使用的是双方言（客家话、西南官话），由于当地现实的社会环境和语言习得环境，客家人对客家话和西南官话的熟悉程度实际上是相等的。当他们使用西南官话或客家话时，能非常明显地感到两种方言在送气和不送气上的差异，并刻意加以注意，以示区别。但是，由于西南官话是强势方言，对客家人有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和交际上的优势，所以，按照一般的规律，他们说话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客家话去接近西南官话<sup>②</sup>，把西南官话中的全浊不送气音带进客家话中。这就是隆昌客家话中全浊不送气音越来越多的原因。

#### （2）对四川官话中客家话“底层”的考查

兰玉英（兰玉英，2001）在《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异读音》一文<sup>③</sup>中曾提到：“部分仄声的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四川方言送气，北京语音不送气。”其所举的例字有：

##### 1、属並母去声的：

捕、避

##### 2、属並母入声的：

弼、拔、跋、勃、舶、泊

##### 3、属定母上声的：

导

##### 4、属定母入声的：

铎、跌

##### 5、属从母上声的：

造

##### 6、属从母入声的：

截、凿

##### 7、属澄母上声的：

峙

##### 8、属澄母去声的：

##### 9、属澄母入声的：

辙、秩、浊、择、泽、宅

<sup>①</sup> 即使是梅县客家话声母也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

<sup>②</sup> 笔者在隆昌调查时，发现很多客家人认为客家话很“土”，可能他们认为西南官话更时髦，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靠近西南官话的语音。



兰玉英在列出了这些例外字后，并没有说明其产生的原因。其实，可以初步判断：这些例外字很可能来自于四川当地的客家方言，即是四川话向客家话“借”来的。主要理由如下：

经查询，上述这些字在隆昌客家话中大都读为送气音。

表 12

例字	隆昌客家话
捕	ɸp'u
弼	pi <sup>3</sup>
拔	ts'a
导	<sup>c</sup> t'au
跌	t'ieʔ <sub>3</sub>
造	ts'au <sup>3</sup>
截	tɕ'ieʔ <sub>3</sub>
凿	ts'oʔ <sub>2</sub>
撞	<sup>c</sup> ts'ɔŋ
秩	ts'ɿ <sup>3</sup>
浊	ts'oʔ
择	tɕaʔ <sub>3</sub>
宅	ts'ɛʔ <sub>3</sub>

崔荣昌先生（崔荣昌，1985）认为，四川省境内目前存在着三大方言：官话方言、客家话和湘方言，这三种方言都是从外地带来的，是由于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移民活动造成的。应该说，这两次移民相比较，后一次移民对四川境内方言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前一次移民，或者说四川境内方言今天的格局主要就是由后一次移民（明末清初）造成的。李如龙先生（李如龙，2001）在谈到方言系统的整合时认为：“一种方言如果历史上有几次移民带来的语音特点，由于移民的批量不等，实力大小不同，经过竞争，其中一次占了优势，成为该方言的主体，把前此传来的语言特点替换了，这就是覆盖式的整合。”其实，近三百年以来四川境内方言系统的整合就是一种覆盖式的整合。即在四川历史上的多次移民运动中，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成为了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这次移民所带来的方言最终将前几次移民所带来的方言特征给“覆盖”掉了。因为明末清初，整个四川处于长期大规模战争状态，人口锐减。当时的文献记载：“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sup>①</sup>四川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三百一十万<sup>②</sup>锐减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九万余人<sup>③</sup>，且多居住分散，隐藏于偏僻山野。而经过清初一百多年的移民运动才又使四川人口在乾隆元年（1736年）增加至三百二十

<sup>①</sup> 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sup>②</sup> 据《明史卷四十三志第十九地理四》

<sup>③</sup>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

五方<sup>①</sup>，比移民前增加了约 36 倍。这种移民方式，实际上就是周振鹤和游汝杰先生<sup>②</sup>所说的占据式移民，其特点是“方言内部大面积的一致性”。联想到黄雪贞先生认为在汉语官话方言中“西南官话的一致性最高”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土著居民的移民所带来的方言必然将分散的土著方言的特征覆盖掉了，仅在边远地区才有一些遗留（如今天在四川边远地区还保留着一些安徽话的方音特征等）。

如前所述，清初的移民浪潮形成了今天四川境内方言的格局。那么，今天四川方言中的这些例外字就必然来自于湖广话、客家话和湘方言中的一种或几种。我们首先考察湖广话。湖广话（就是今天四川境内的西南官话）主要是从湖北，特别是麻城、孝感一带来的，今天不少四川老人念念不忘“祖上来自麻城孝感乡”就是最好的注脚。我们根据赵元任先生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对麻城、孝感的全浊字做一个考查。

表 13

例字	古声母	麻城声母	孝感声母
婆	並母平声	p'	p'
拔	並母仄声	p	p
提	定母平声	t'	t'
第	定母仄声	t	t
存	从母平声	ts'	ts'
白	从母仄声	ts	ts
除	澄母平声	tʂ'	tʂ'
赵	澄母仄声	tʂ	tʂ
求	群母平声	tɕ'	tɕ'
件	群母仄声	tɕ	tɕ

从上表可见，在全浊变清的问题上，麻城、孝感方言都遵从“平送仄不送”的规律，所以今天四川话的上述例外字不太可能是从湖北话中带来的。

其次，我们再考察四川境内的另一大方言——湘方言（主要分布在达州、仪陇、宜宾等地）。崔荣昌先生调查过仪陇的“新城话”（湘方言），他提到的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及塞擦音的，不论平仄都不送气。”而我们知道，今天的湘方言无论是新派还是老派，古全浊声母分化上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今不论是否变清，一律不送气。只不过新派是变清后不送气，老派是保持浊音不送气。因此，笔者认为，这些例外字也不太可能是从湖南的湘方言带过来的。

那么，实际上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例外字是由客家话带来的。一方面，从语音上说，客家方言这些例外字都是念送气音，和四川官话的语音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清初进入四川的客家人数量巨大，有上百万之众，是清初“填四川”移民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加之客家人吃苦耐劳，经济、社会地位较高，这使得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客家话甚至是优势方言，可能当地的居民在心理上都

<sup>①</sup> 据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四

<sup>②</sup> 见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

看重客家话，甚至仿效它。虽然在与湖广话的竞争中，客家话最终还是处于劣势，并且地盘不断缩小。但是，这样一只重要的语言力量必然要在今天的西南官话中留下“底层”，而这些全浊送气的例外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3) 下面是四川境内客家方言岛（含重庆）在全浊声母分化问题上的情况：

表 14

地点	古全浊声母字分化	
	送气	不送气
梅州	√	
成都龙潭寺	√	√
隆昌	√	√
荣昌盘龙镇	√	√
新都	√	√
西昌黄联关	√	√
仪陇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在全浊声母的分化问题上既不同于北京语音“平送仄不送”的规律，也不同于梅州话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一律送气的特点。四川客家话的特点是“一部分仄声全浊字不送气”。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客家话和四川官话语音规律两边牵扯的缘故，几乎所有的四川客家方言点（含重庆）都有这个特点，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比如，龙潭寺、隆昌都有相当的古全浊声母字读为不送气，可以看作“活跃型”的客家话，黄联关由于地处偏僻，这部分字相对较少，可视为“保守型”的客家话。

#### 4.1.4 关于精、见组的问题

(1) 隆昌客家话的古精组以韵母为条件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  $ts$ 、 $ts'$ 、 $s$ ；在细音前，读  $tɕ$ 、 $tɕ'$ 、 $ɕ$ 。见组以韵母为条件也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  $k$ 、 $k'$ 、 $x$ ；在细音前读  $tɕ$ 、 $tɕ'$ 、 $ɕ$ 。

(2) 隆昌客家话存在着精、见组“腭化”的问题。所谓精、见组的腭化，就是指中古《广韵》声母系统的精组字和见晓组字中分化出了  $tɕ$ 、 $tɕ'$ 、 $ɕ$  声母，也就是说现代的  $tɕ$ 、 $tɕ'$ 、 $ɕ$  声母是从古代的“精、清、从、心、邪”和“见、溪、群、晓、匣”两组音中分化出来的。具体的演变规律是：古代的精、见两组声母在今洪音之前就保持  $ts$ 、 $ts'$ 、 $s$  和  $k$ 、 $k'$ 、 $x$  的读音，而在今细音前就变成了  $tɕ$ 、 $tɕ'$ 、 $ɕ$ 。

(3) 隆昌客家话不分尖团，古精、见组字在今洪音前读  $ts$ 、 $ts'$ 、 $s$  和  $k$ 、 $k'$ 、 $x$ ，在今细音前读  $tɕ$ 、 $tɕ'$ 、 $ɕ$ 。黄雪贞先生认为“客家话多数地方分尖团，少数地区不分尖团。”作为客家话代表的梅县客家话分尖团。其特点是逢齐齿呼韵母，古精组字今读  $ts$ 、 $ts'$ 、 $s$  声母，见晓组字今读  $k$ 、 $k'$ 、 $h$  声母。

试比较如下：

表 15

例字	古声母	洪细	梅县	隆昌
增	精	洪音	tsan <sup>o</sup>	ɛtsən
祖	精	洪音	<sup>o</sup> tsi	<sup>o</sup> tsu
节	精	细音	tsiat <sub>2</sub>	tɕieʔ <sub>2</sub>
酒	精	细音	<sup>o</sup> tsiu	<sup>o</sup> tɕiəu
精	精	细音	ɛtsin	ɛtɕin
仓	清	洪音	ɛts'on	ɛts'an
寸	清	洪音	ts'un <sup>o</sup>	ts'uən <sup>o</sup>
菜	清	洪音	ts'oi <sup>o</sup>	ts'oi <sup>o</sup>
秋	清	细音	ɛts'iu	ɛtɕ'ieu
枪	清	细音	ɛts'io	ɛtɕ'ian
在	从	洪音	ɬoi	ɛts'oi
坐	从	洪音	ɛts'o	tso <sup>o</sup>
字	从	细音	si <sup>o</sup>	t sɿ <sup>o</sup>
净	从	细音	ts'ian <sup>o</sup>	tɕ'ian <sup>o</sup>
绝	从	细音	ts'iat <sub>2</sub>	tɕyeʔ <sub>2</sub>
苏	心	洪音	ɛsi	ɛsu
散	心	洪音	san <sup>o</sup>	san <sup>o</sup>
修	心	细音	ɛsiu	ɛɕiəu
线	心	细音	sian <sup>o</sup>	ɕian <sup>o</sup>
写	心	细音	<sup>o</sup> sia	ɛɕia
徐	邪	细音	ɛts'i	ɛɕi
邪	邪	细音	ɛsia	ɛɕia
席	邪	细音	sit <sub>2</sub>	ɕiʔ <sub>2</sub>
贵	见	洪音	kui <sup>o</sup>	kuei <sup>o</sup>
鬼	见	洪音	<sup>o</sup> kui	<sup>o</sup> kuei
介	见	细音	kiai <sup>o</sup>	kai <sup>o</sup>

家	见	细音	ɛka	ɛka
九	见	细音	ʰkiu	ʰtɕiəu
经	见	细音	ɛkin	ɛtɕin
孔	溪	洪音	ʰkun	ʰk'oŋ
客	溪	洪音	hak <sub>2</sub>	xaʔ <sub>2</sub>
宽	溪	洪音	ɛk'uon	ɛk'uon
丘	溪	细音	ɛk'iu	ɛtɕiəu
屈	溪	细音	k'iu <sub>2</sub>	tɕ'iuʔ <sub>2</sub>
跪	群	洪音	kui <sup>3</sup>	k'uei <sup>3</sup>
杰	群	细音	k'iat <sub>2</sub>	tɕie <sup>3</sup>
桥	群	细音	ɛk'iao	ɛtɕ'iau
琼	群	细音	ɛk'iun	ɛtɕ'ioŋ
茄	群	细音	ɛkio	ɛtɕ'io
海	晓	洪音	ʰhoi	ʰxoi
许	晓	细音	ʰhi	ʰɕi
靴	晓	细音	ɛhio	ɛɕio
向	晓	细音	hioŋ <sup>3</sup>	ɕianŋ <sup>3</sup>
瞎	晓	细音	hat <sub>2</sub>	xaʔ <sub>2</sub>
贺	匣	洪音	fo <sup>3</sup>	xo <sup>3</sup>
夏	匣	细音	ha <sup>3</sup>	ʰxa
鞋	匣	细音	ɛhai	ɛxai
衔	匣	细音	ɛham	ɛxan
限	匣	细音	han <sup>3</sup>	ɕian <sup>3</sup>

(4) 下面是隆昌客家话精组有关情况的说明:

I、隆昌客家话精组字在古开口三等脂韵前分成两部分: 有读为 tɕ、tɕ'、ɕ的情况, 但梅州客家话和隆昌的西南官话却不这样读。如:

表 16

	紫	瓷	斯	死	姊	四
梅县	ʰtsɿ	ɛts'ɿ	ɛsɿ	ʰsi	ʰtsi	si <sup>3</sup>
蕉岭	ʰtsɿ	ɛts'ɿ	ɛsɿ	ʰsi	ʰtsi	si <sup>3</sup>

平远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i	<sup>ˊ</sup> tsi	si <sup>ˊ</sup>
大埔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i	<sup>ˊ</sup> tsi	si <sup>ˊ</sup>
丰顺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i	<sup>ˊ</sup> tsi	si <sup>ˊ</sup>
五华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i	<sup>ˊ</sup> tsi	si <sup>ˊ</sup>
兴宁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i	<sup>ˊ</sup> tsi	si <sup>ˊ</sup>
隆昌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ci	<sup>ˊ</sup> tɕi	ci <sup>ˊ</sup>
隆昌官话	<sup>ˊ</sup> tsɿ	ɛtsɿ	ɛsɿ	<sup>ˊ</sup> sɿ	<sup>ˊ</sup> tsie	si <sup>ˊ</sup>

不难发现，“死、紫、四”等几个字，梅州各县客家话保留“i”介音，并且声母读 ts、ts'、s，也就是说读为尖音。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保留 ts、ts'、s 声母，但韵母为舌尖元音“ɿ”；隆昌客家话则保留三等韵的特征“i”，只是声母作出调整，腭化为 tɕ、tɕ'、ɕ。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梅州客家话精组字的读音比较古老，没有发生腭化的情况，隆昌西南官话则是已经完全腭化到位了，而隆昌客家话则是一种“折衷”的读音，介于隆昌西南官话和梅州客家话之中，声母已经腭化，但韵母还未高化为ɿ，这是西南官话和梅州客家话两边语音规律互相拉动的结果。

II、隆昌客家话的深、臻、曾三等韵和梗二等韵的庄组声母和通摄入声韵的精组声母同样有腭化现象，这是梅州各县的客家话中都没有的。试比较如下：

入声：

表 17

	涩生	虱生	侧庄	色生	族从	责
梅县	sep <sub>˥</sub>	set <sub>˥</sub>	tset <sub>˥</sub>	set <sub>˥</sub>	ts'ok <sub>˥</sub>	tsit <sub>˥</sub>
蕉岭	sep <sub>˥</sub>	seʔ <sub>˥</sub>	ts'eʔ <sub>˥</sub>	seʔ <sub>˥</sub>	ts'ok <sub>˥</sub>	--
平远	sep <sub>˥</sub>	seʔ <sub>˥</sub>	ts'eʔ <sub>˥</sub>	seʔ <sub>˥</sub>	ts'ok <sub>˥</sub>	--
大埔	seʔ <sub>˥</sub>	set <sub>˥</sub>	ts'et <sub>˥</sub>	set <sub>˥</sub>	ts'ok <sub>˥</sub>	--
丰顺	seʔ <sub>˥</sub>	set <sub>˥</sub>	ts'et <sub>˥</sub>	set <sub>˥</sub>	ts'ok <sub>˥</sub>	--
五华	set <sub>˥</sub>	set <sub>˥</sub>	ts'et <sub>˥</sub>	set <sub>˥</sub>	ts'ok <sub>˥</sub>	tsit <sub>˥</sub>
兴宁	siok <sub>˥</sub>	sieʔ <sub>˥</sub>	tsieʔ <sub>˥</sub>	sieʔ <sub>˥</sub>	ts'ok <sub>˥</sub>	--
隆昌	seʔ <sub>˥</sub>	ɕieʔ <sub>˥</sub>	ts'eʔ <sub>˥</sub>	seʔ <sub>˥</sub>	tɕ'iuʔ <sub>˥</sub>	tseʔ <sub>˥</sub>

舒声：

表 18

	森	参人	牲口	生
梅县	ɛsem	ɛsem	ɛsem (白) \ ɛsanj (文)	ɛsanj \ ɛsen
蕉岭	ɛsem	--	--	ɛsanj \ ɛsen
平远	ɛsem	--	--	ɛsanj \ ɛsen
大埔	ɛsen	--	--	ɛsanj \ ɛsen
丰顺	ɛsen	--	--	ɛsanj \ ɛsen

五华	ɛsen	ɛsem	ɛsen	ɛsaŋ\ ɛsen
兴宁 <sup>1</sup>	ɛsioŋ	--	--	ɛsaŋ\ ɛsen
隆昌	ɛsən	ɛsən	ɛsən	ɛsən

可以看见，其实隆昌客家话深、臻、曾三等韵和梗二等韵的庄组声母和通摄入声韵的精组声母的腭化现象基本不出现在舒声韵，只出现在入声韵。其原因还有待研究。

III、其实，在四川官话中，也有少数精组字的演变是不合常例的。例如，有少数精组字在北京音中读为舌尖前音，在四川官话中读成 tɕ、tɕ'、ɕ。试比较如下：

表19

例字	四川官话	北京	隆昌客家话
足	ɛtɕy	ɛtsu	tsuŋ <sup>3</sup>
虽	ɛɕy	ɛsui	ɛsuei
遂	ɕy <sup>3</sup>	sui <sup>3</sup>	---
肃	ɕy <sup>3</sup>	su <sup>3</sup>	---
宿	ɛɕy	su <sup>3</sup>	ɕiəu <sup>3</sup>
俗	ɛɕy	ɛsu	ɕiuŋ <sup>3</sup>
速	ɛɕy	su <sup>3</sup>	ɕiuŋ <sup>3</sup>
族	ɛtɕ'y	ɛtsu	tɕ'iuŋ <sup>3</sup>
戍	ɛɕu	ɕu <sup>3</sup>	---
藏	ɛtɕ'iaŋ	ɛts'aŋ	piəŋ <sup>3</sup>

从以上的例字可以看出，这种精组读舌面的情况，主要是精母、心母拼合口三等韵。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值得研究。上述这些例字的读音中，应该是梅州的读音较为古老，全部都读为舌尖前音。北京虽然已经有精组腭化的现象，但是这些例字的读音却没有腭化，都读为舌尖前音。四川官话在这里却显示出了“超前”的特点，这些例字在北京音中没有演变为舌面音，在四川官话音中却已经腭化演变为舌面音了。而隆昌的客家话在这里又再次表现出语音“折衷”的特点，一部分字和四川官话相同，腭化为舌面音；一部分字和梅州话一样，保留舌尖前的读音，这也再次说明了四川官话语音和梅州客家话语音对隆昌客家话语音的双向拉动作用。

(5) 下面是广东梅州、五华，福建长汀和四川（含重庆）境内客家方言岛尖团分合情况：

表 20

地点	尖团分合情况
梅州	分尖团
五华	分尖团
福建长汀	分尖团
成都龙潭寺	不分尖团
盘龙镇	不分尖团
仪陇	不分尖团
隆昌	不分尖团
新都	不分尖团
西昌黄联关	不分尖团

由上表可见，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话都不分尖团，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由于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尖团的缘故。

#### 4.1.5 关于晓、匣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和梅州客家话相比，古晓、匣组字的语音分化要复杂一些。在梅州客家话中，古晓、匣母字各县读音较一致，开口韵字和合口三、四等字以读h为主，其中细音韵前的h实际读音一般为舌面中音ç、合口一、二等字以读f为主，部分匣母字读零声母。

隆昌客家话古晓、匣组字的分化情况是：一分为四，读为[f][ç][x]和∅。具体的分化规律是：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字等字、部分合口三、四等字读[ç]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晓母读[f]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例如：

表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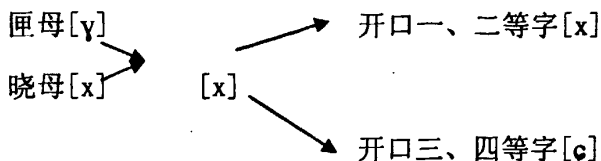
例字	古声母	开合等第	韵摄	梅县	隆昌
虎	晓	合口一等	遇摄	ˊfu	ˊfu
汉	晓	开口一等	山摄	han˨˩˦	çxɔn
瞎	晓	开口二等	山摄	hat˨˩˦	xaʔ˨˩˦
海	晓	开口一等	蟹摄	ˊhoi	ˊxoi



许	晓	合口三等	遇摄	<sup>ˊ</sup> hi	<sup>ˊ</sup> çi
毁	晓	合口三等	止摄	<sup>ˊ</sup> fi	<sup>ˊ</sup> fei
靴	晓	合口三等	果摄	<sub>ɛ</sub> hio	<sub>ɛ</sub> çio
向	晓	开口三等	宕摄	hioŋ <sup>ˋ</sup>	çiaŋ <sup>ˋ</sup>
训	晓	合口三等	臻摄	hiun <sup>ˋ</sup>	çin <sup>ˋ</sup>
歇	晓	开口三等	山摄	— —	çiɛʔ <sub>ɔ</sub>
胸	晓	合口三等	通摄	<sub>ɛ</sub> hiuŋ	<sub>ɛ</sub> çioŋ
祸	匣	合口一等	果摄	fo <sup>ˋ</sup>	fo <sup>ˋ</sup>
画	匣	合口二等	蟹摄	fa <sup>ˋ</sup>	fa <sup>ˋ</sup>
胡	匣	合口一等	遇摄	<sub>ɛ</sub> fu	<sub>ɛ</sub> fu
红	匣	合口一等	通摄	<sub>ɛ</sub> fuŋ	<sub>ɛ</sub> foŋ
夏	匣	开口二等	假摄	ha <sup>ˋ</sup>	<sup>ˊ</sup> xa
贺	匣	开口一等	果摄	fo <sup>ˋ</sup>	xo <sup>ˋ</sup>
鞋	匣	开口二等	蟹摄	<sub>ɛ</sub> hai	<sub>ɛ</sub> xai
衔	匣	开口二等	咸摄	<sub>ɛ</sub> ham	<sub>ɛ</sub> xan
含	匣	开口一等	咸摄	<sub>ɛ</sub> ham	<sub>ɛ</sub> xan
限	匣	开口二等	山摄	han <sup>ˋ</sup>	çian <sup>ˋ</sup>
现	匣	开口四等	山摄	hian <sup>ˋ</sup>	<sup>ˊ</sup> çian
玄	匣	合口四等	山摄	<sub>ɛ</sub> hian	<sub>ɛ</sub> çian
换	匣	合口一等	山摄	fon <sup>ˋ</sup>	uon <sup>ˋ</sup>
话	匣	合口二等	蟹摄	fa <sup>ˋ</sup>	ua <sup>ˋ</sup>
魂	匣	合口一等	臻摄	<sub>ɛ</sub> fun	<sub>ɛ</sub> føn
横	匣	合口二等	梗摄	<sub>ɛ</sub> vaŋ	<sub>ɛ</sub> uaŋ

(1) 黄雪贞 (黄雪贞, 1987) 指出: “古晓匣母字在客家话今音的读法, 受古韵的等第、开合制约。” 她认为这主要有三种情况: ①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的字, 各地一般今读[h]声母。②古晓、匣开口三等的字一些地方读[h], 一些地方今读[ɟ s ç]不等。③古晓、匣的合口字, 一般读[f v], 这是客家话语音方面的特点。” 对于第一种情况, 隆昌客家话基本符合, 只不过是发音较为靠前, 将喉音[h]变为了舌根音[x]; 对于第二种情况, 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ç]声母, 不读为[h]、[ɟ]、[s]; 对于第三种情况, 隆昌客家话的合口字一般读为[f]声母或零声母, 不读为[v]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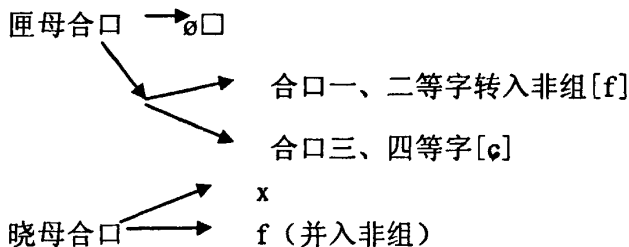
(2) 古晓母一般拟音为[x]，古匣母一般拟音为[ɣ]，在开口字方面，官话方言和客家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的演变过程是：在浊音清化的时候，匣母与晓母合流，读为[x]声母，然后开口三、四等字腭化而成了[ç]声母。如图所示：



所以，隆昌客家话中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为[x]，这种情况属于承袭古音而来，开口三、四等字读为[ç]，这是受[i]介音的影响发生了腭化，是同见组腭化相平行的一种演变。

(3) 隆昌客家话的晓、匣母合口字有唇化的现象，也就是晓组合口字读[f]，与非组混同。隆昌客家话的合口一、二等字唇化比较彻底，止撮合口三等的晓母字也发生唇化。谢留文先生（谢留文，2003）认为，发生这种唇化是“因为介音[u]的作用所致。”

(4) 有些客家话匣母有读为[v]的情况，隆昌客家话没有这种情况。前面提到，在中古晓匣母开口字演变方面，官话方言和南方方言没有多大的差别，但谢留文先生认为，在合口字方面，官话方言与南方方言的演变并不一致：“在南方方言里，中古的匣母[ɣ]合口字在浊音清化前，声母可能弱化脱落，变为了零声母。”这也许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隆昌客家话匣母合口有零声母而没有[v]声母。



其实，就整体来看，隆昌客家话有[v]声母，但不是来自于匣母。隆昌客家话的[v]声母的一个来源是：影母拼遇撮合口一等字，如“乌、屋”。实际上，西南官话中也有此现象，如重庆话。例如，乌[<sub>c</sub>vu]、屋[<sub>c</sub>vu]、污[<sub>c</sub>vu]、坞[<sub>c</sub>vu]、鸣[<sub>c</sub>vu]。

(5) 梅州客家话晓、匣母字有喉音擦音[h]，没有舌根擦音[x]。下面是梅县、五华以及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这两个音的比较：

表 22

地点	[h]	[x]
梅县	√	
五华	√	
成都龙潭寺 <sup>①</sup>		√
隆昌		√
荣昌盘龙镇 <sup>②</sup>		√
仪陇	√	
新都 <sup>③</sup>	√	
西昌黄联关 <sup>④</sup>		√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从来源地带来的喉塞音[h]，不断受到四川官话的冲击。因为四川官话是没有[h]的，而只有[x]，这使得原有的喉塞音发音越发靠前，以致读成了舌根音[x]。这种情况，在四川（含重庆）各个客家方言岛非常普遍，只不过有的方言岛演变得比较快，如隆昌和盘龙镇，只有极少的字读[h]，并且只保存在老年人的口语中。有的方言点则演变比较缓慢，如仪陇，实际发音的音值更接近于喉音，故徐翀（徐翀，2007）记为[h]。但是，不管演变的情况如何，[h]和[x]这两个音在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中都不区别意义，实际上形成了音位变体，这种自由换读的现象实际上说明了四川（含重庆）客家话的晓、匣母一、二等开口字的读音从稳定的状态已经转化成了不稳定的状态。

#### 4.1.6 关于日母的问题

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ɲ、n、ʅ、z、z。梅州客家话中以ŋ、ɲ、ɲ这几个音为主，另有少数读零声母。现比较如下：

表 23

	耳	软	人	入	肉	燃	日	让	惹	二	认	闰
梅县	ɲi	ɲ ion	ɲin	ɲipɿ	ɲiok	ɲian	ɲin	ɲoŋ	ɲa	ɲi	ɲin	iun

<sup>①</sup> 龙潭寺客家话在aŋ、au等韵母前读h，但在ieu、aʔ等前元音前时却读为x，并不区别意义。王庆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x与h互为条件变体，只需设立一个音位[x]就可以了。

<sup>②</sup> 盘龙镇的喉擦音[h]极少，故李科凤记为[x]。

<sup>③</sup> 新都晓、匣母字有的读[h]，有的读[x]，也不形成音位的对立，黄尚军、曾为志并记为[h]。

<sup>④</sup> 实际上西昌黄联关也是有的字读[x]，有的字读[h]，但段英记为[x]。

蕉岭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nip =	niok <sub>5</sub>	ɛian	---	---	---	---	---	iun <sup>55</sup>
平远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nip =	niok <sub>5</sub>	ɛian	---	---	---	---	---	iun <sup>55</sup>
大埔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nip <sub>2</sub>	niok <sub>5</sub>	ɛien	---	---	---	---	---	iun <sup>55</sup>
丰顺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nip <sub>2</sub>	niok <sub>5</sub>	ɛien	---	---	---	---	---	iun <sup>55</sup>
五华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nip <sub>2</sub>	niok <sub>5</sub>	ɛien	---	---	---	---	---	iun <sup>55</sup>
兴宁	<sup>55</sup> ni	ɛnuɔŋ	ɛni n	nip <sub>2</sub>	niok <sub>5</sub>	ɛien	---	---	---	---	---	iun <sup>55</sup>
隆昌	<sup>55</sup> ni	ɛniɔŋ	ɛnin	zu <sub>2</sub>	niu <sub>2</sub> ?	ɛzan	nie <sub>2</sub> ?	<sup>55</sup> niɔŋ	ɛnia	<sup>55</sup> ni	<sup>55</sup> niɔŋ	in <sup>55</sup>

(1) 从以上例字可以看出, 隆昌客家话的日母字多读为[n], 这部分字的读音与梅州各县的读音很一致, 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些字是隆昌客家话从来源地带来的。

z 声母, 所有梅州各县皆无此声母。由此可以推测, 这个声母应该是隆昌客家人在迁入隆昌县以后才产生的。因为在隆昌的西南官话中有日母字读[z]声母的情况, 例如: 认[zən<sup>55</sup>]、任[zən<sup>55</sup>]、刃[zən<sup>55</sup>]、仁[<sub>2</sub>zən]、忍[<sup>55</sup>zən]。

隆昌客家话还有读z<sub>2</sub>声母, 这个声母比较特殊, 不仅在梅州各县没有见到, 在四川境内(含重庆)其他客家方言岛也没有见到。这应该是受到了隆昌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而产生的。按照翟时雨先生(翟时雨, 2003)《汉语方言学》的研究, 以自贡、内江为中心的几个县有[z]声母, 隆昌属于内江市, 且当地西南官话日母字有读为[z]声母的情况, 故笔者判断隆昌客家话日母字有[z]声母是受到隆昌西南官话强力影响的结果。

(2) 下面是梅州和四川(含重庆)各地客家方言岛日母字的分化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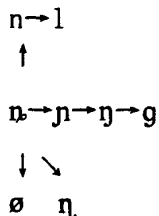
表 24

地点	古日母分化情况						
梅州	ŋ	ɲ	n			∅	
龙潭寺			n	n		∅	z
隆昌			n	n		∅	z z <sub>2</sub>
荣吕盘龙镇			n		l		z
仪陇						∅	z
新都			n			∅	z

通过上例, 我们可以发现:

I、对于梅州客家话所具有的ŋ、ɲ两个声母, 四川境内的客家方言岛都不具有, 这主要是四川官话中日母字不读为ŋ、ɲ两个声母的缘故。原来在梅州客家话中读ŋ、ɲ两个声母的字转化读为了[n]、[n]或零声母。

II、绝大多数四川客家方言点日母字都有零声母和[n]、[z]声母字。根据项梦冰先生的研究（项梦冰，2006），客家话古日母字的音变过程为：



其中，在 111 个客家方言点中，读为[n]声母的有 42 处，看来四川客家话部分日母字读[n]的读法和许多客家方言点是一致的。在项先生所采纳的 136 个客家方言点中，从上图可知，并未有出现[z]声母。所以，四川客家话出现日母读[z]声母是四川客家人迁徙到四川后，受到西南官话影响而产生的文读音。

III、盘龙镇客家话有日母读为[l]的情况，李科凤（李科凤，2006）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是没有说明原因。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这种情况，就目前的调查而言，主要在江西一带，如大余等发现。如：热 lie<sup>1</sup>、人 liəŋ<sup>2</sup>、软 lia<sup>3</sup>、肉 ly<sup>1</sup>。这是由于盘龙镇客家人来自于江西，还是后期语音演变的结果，如是发生“n—n”音变后，再发生泥、来母合并的结果，还有待研究。

#### 4.1.7 关于影组的问题

关于影组的分化问题，梅州客家话各县读音较为一致，均读为零声母。隆昌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点是：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母，如鸭（二等）、哀（一等）；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ŋ声母，如爱（一等）、握（二等）；合口呼一、二等字或读为v声母，如乌（一等）、屋（一等），或读为零声母，如剌（一等）、挖（二等）；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试比较如下：

表 25

	爱 <sup>2</sup>	鸭	碗	圆	远	药	有
梅县	ɔi <sup>4</sup>	ap <sup>5</sup>	uɔŋ <sup>3</sup>	ui <sup>2</sup>	ia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蕉岭	ɔi <sup>4</sup>	ap <sup>5</sup>	uɔŋ <sup>3</sup>	ui <sup>2</sup>	ia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平远	ɔi <sup>4</sup>	ap <sup>5</sup>	uɔŋ <sup>3</sup>	ui <sup>2</sup>	ia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大埔	ɔi <sup>4</sup>	ap <sup>5</sup>	uan <sup>3</sup>	ui <sup>2</sup>	uie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丰顺	ɔi <sup>3</sup>	ap <sup>5</sup>	uan <sup>3</sup>	ui <sup>2</sup>	ie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五华	ɔi <sup>4</sup>	ap <sup>5</sup>	uɔŋ <sup>3</sup>	ui <sup>2</sup>	ie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兴宁	ɔi <sup>4</sup>	ak <sup>5</sup>	uɔŋ <sup>3</sup>	ui <sup>2</sup>	ien <sup>3</sup>	ioŋ <sup>6</sup>	iu <sup>1</sup>
隆昌	ŋai <sup>2</sup>	a <sup>2</sup>	<sup>ɕ</sup> uɔŋ	<sup>ɕ</sup> uei	<sup>ɕ</sup> ian	io <sup>2</sup>	<sup>ɕ</sup> ieu

隆昌客家话的影组和龙潭寺、仪陇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区别。中古影组在龙潭寺客家话中四分：在古一、二等开口呼前的，部分读零声母，部分与疑母开口呼合流读 ŋ；在古一、二等合口呼前的（包括止摄三等合口）与匣母，微母一起

读 v；在古三、四等韵前的，读零声母。仪陇客家话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母，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ŋ声母，与疑母合流；一、二等合口呼读 v 声母；三、四等读零声母。

和上述两地客家话相比较，隆昌客家话的影组字在开口呼和合口三、四等字的分化上面基本没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合口一、二等字，龙潭寺和仪陇都读为 v 声母，而隆昌则都为零声母。反观李科凤研究的盘龙镇客家话的特点，“影母、疑母多读为零声母，部分影母、疑母混读，读[ŋ]。”在这个问题上，隆昌客家话和盘龙镇客家话有更多相似的特点，这大概是两地地理位置较为相近，可以互相影响的结果。

#### 4.1.8 关于知、章、庄组的问题

(1) 先看隆昌客家话古知、章、庄组的分化情况。精、知、庄、章组的分化在各方言中情况不一，在客家话内部也不尽相同。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谢留文先生（谢留文，2003）把客家话精、知、庄、章四组声母从音类的演变角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精、知、庄、章合一，读某一类声母；二是精组、知组二等、庄组读一类声母，知组三等、章组读另一类声母。下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的知、章、庄组字的分化情况作一个具体分析：

I、隆昌客家话知组二等字的读音是：

表 26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桌	知	二等	tsoʔ <sub>2</sub>
摘	知	二等	tʂaʔ <sub>2</sub>
撑	彻	二等	ʈʂʰən
拆	彻	二等	tʂʰaʔ <sub>2</sub>
浊	澄	二等	tʂʰoʔ <sub>2</sub>

II、隆昌客家话庄组字的读音是：

表 27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债	庄	二等	tʂai <sup>2</sup>
抓	庄	二等	ʈʂua
初	初	三等	ʈʂʰu
抄	初	二等	ʈʂʰau
寨	崇	二等	tʂai <sup>2</sup>
骤	崇	三等	tʂʰəu <sup>2</sup>

沙	生	二等	˩sa
梳	生	三等	˩su

III、隆昌客家话知组三等字的读音是：

表 28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猪	知	三等	˩tsu
朝	知	三等	˩tsau
超	彻	三等	˩ts'au
丑	彻	三等	˩ts'əu
住	澄	三等	tsu <sup>3</sup>
除	澄	三等	˩ts'u

IV、隆昌客家话章组字的读音是：

表 29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
遮	章	三等	˩tsa
执	章	三等	tʂɛʔ <sub>2</sub>
车	昌	三等	˩ts'a
处	昌	三等	˩ts'u
唇	船	三等	˩suən
实	船	三等	ʂɛʔ <sub>3</sub>
书	书	三等	˩su
湿	书	三等	ʂɛʔ <sub>3</sub>
酬	禅	三等	˩ts'əu
十	禅	三等	ʂɛʔ <sub>2</sub>

(2) 所以隆昌客家话的知、章、庄的分化情况不同于谢先生的论述，其规律是：知组不论二、三等和庄组一起都读为[ts、ts'、s]一类声母；章组字有两读，一部分读为[ts、ts'、s]一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ʂ、tʂ'、ʂ]一类声母。可以列表分析如下：

表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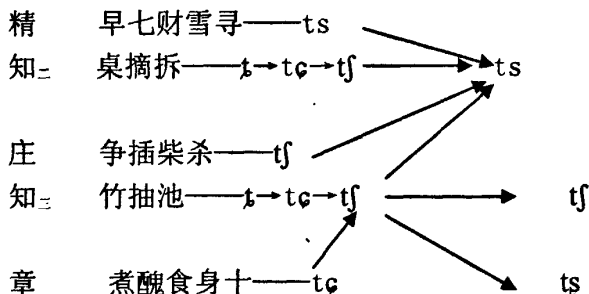
古声母	隆昌今读音
知组	ts、ts'、s

庄组	ts、ts'、s	
章组	ts、ts'、s	tʂ、tʂ'、ʂ

四川有部分地区的西南官话是有翘舌音的，如自贡市、内江一带。隆昌县属于内江市，也是有翘舌的地区。那么，隆昌客家话中 tʂ、tʂ'、ʂ 是从客家来源地带来的，还是受到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呢？我们现做一个考查。

隆昌的客家人主要来自于广东的梅县和五华（见后文《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梅县客家话现在只有 ts、ts'、s 声母，没有 tʂ、tʂ'、ʂ 声母。五华客家话有 ts、ts'、s 和 tʂ、tʂ'、ʂ 两组声母。这两地古知、章、庄三组字现在读音的分化情况是：梅县古知、章、庄组与精组合流读 ts、ts'、s；五华知组二等、庄组与精组合流读 ts、ts'、s，知组三等与章组合流读 tʂ、tʂ'、ʂ。刘涛先生（刘涛，2003）认为梅县、五华客家话在历史上都经历了一个翘舌的阶段，且有知组二等、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对立的情况。其演化过程是：知组二等、庄组字向舌尖前音 ts、ts'、s 发展；知组三等、章组字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为舌尖前音 ts、ts'、s，一为舌尖后音 tʂ、tʂ'、ʂ。知组二等、庄组、知组三等、章组四组声母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汇聚点——舌叶音，它是一个连接早期语音和现代语音的纽带，是早期语音向现代语音过渡的桥梁。如图所示：

表31



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客家先民于清初时来到隆昌时，第一，；第二，有知组二等、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的对立，且很可能是和现在五华的读音相同，即知组二等、庄组与精组合流读 ts、ts'、s，知组三等与章组合流读 tʂ、tʂ'、ʂ。那么，当时的隆昌客家话和现在隆昌客家话在知、庄、章三组上的异同是：①都有翘舌音。②当时有知组二等、庄组与知组三等、章组的对立，现在没有。③当时知组二等读 ts、ts'、s，知组三等读 tʂ、tʂ'、ʂ；现在知组二等、知组三等都读 ts、ts'、s。④庄组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读为 ts、ts'、s。⑤章组过去只读为 tʂ、tʂ'、ʂ，现在有读 ts、ts'、s 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隆昌客家话的知组二等和知组三等发生了合流。我们认为，这是受到隆昌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因为隆昌西南官话的知组二等和知组三等字就是合流了，且读为 ts、ts'、s。例如：



表32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西南官话 今声母
站	知母	二等	ts
桌	知母	二等	ts
着	知母	三等	ts
肘	知母	三等	ts
昼	知母	三等	ts
镇	知母	三等	ts

另外，隆昌客家话的章组字现在有读为平舌的情况，这也是受隆昌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我们来看隆昌西南官话章组读平舌的情况：

表33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隆昌西南官话 今声母
拙	章母	三等	ts
者	章母	三等	ts
粥	章母	三等	ts
占	章母	三等	ts
战	章母	三等	ts'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隆昌客家先民清初从广东的梅县和五华迁入到隆昌时，隆昌客家话是有翘舌的，且分布较广。后来受到隆昌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翘舌的范围逐渐缩小，只分布于章组，而不见于知、庄组。

(3) 下面是四川客家方言岛（含重庆）在有无[tʂ、tʂ'、ʂ]这组音这个问题上的分化。

表34

地点	有无[tʂ、tʂ'、ʂ]	
	有	无
梅州		√
成都龙潭寺	√	
隆昌	√	
荣昌盘龙镇		√
新都	√	
西昌黄联关	√	
仪陇		√

现作具体分析：

I、关于龙潭寺的情况。王庆认为，“总体上而言，由于龙潭寺的翘舌音正处于向平舌音转化的阶段，情况因地域、因人而异，所以，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

II、盘龙镇的知、庄、章组字和精组字已经合流了，读为[ts、ts'、s]，这应该是受到了重庆方言的影响的结果。

III、西昌黄联关的客家来自粤东龙川和五华。龙川客家话的资料笔者尚未找到，但五华客家话有[tɕ、tɕ'、ɕ]这组音。西昌的西南官话分老派和新派，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新、老两派西南官话除庄组都念[ts、ts'、s]外，能分清[ts、ts'、s]和[tɕ、tɕ'、ɕ]。但新派的[tɕ、tɕ'、ɕ]已经不同于老派，音值实际处于[ts、ts'、s]和[tɕ、tɕ'、ɕ]之间。这说明，西昌的西南官话已经有了平舌化的趋势。所以，西昌黄联关客家话有[tɕ、tɕ'、ɕ]的情况一方面是从源地带来的，另外也受到了西南官话影响，是二者共同影响的结果。

IV、仪陇客家话为什么没有[tɕ、tɕ'、ɕ]，徐翀没有指出，笔者试作分析。根据崔荣昌先生<sup>①</sup>和孙晓芬<sup>②</sup>先生以及徐翀（徐翀，2007）的研究，仪陇客家主要来自于粤北韶关。根据笔者的调查，韶关客家话没有[tɕ、tɕ'、ɕ]这组声母。但是，富有趣味的是，仪陇当地的西南官话有[tɕ、tɕ'、ɕ]这组声母，且可以拼合的范围比较大。所以，笔者只能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仪陇客家话表现得相当保守，并没有受到当地西南官话多大的影响，而是保留了其来源地的语音。但是这也不绝对，徐翀在调查中发现有位发音人在读到“仓、昌、苏、书、税、生、声、丑、帅、朱、珠、尸、柿、士、事、使、历”等少数庄、章组字时带有轻微卷舌，大概就是西南官话“无孔不入”的影响吧。

#### 4.1.9 声母小结

1、在中古的“非敷奉”三母上，隆昌客家话有少数字读成[p]或[p']，大部分字读成[f]；在中古的“微”母上，隆昌客家话一般读为零声母或[v]，只有极少字读为[m]。

2、隆昌客家话在泥、来母的分混问题上应该基本不混，即泥母字大都读为[n]，一部分在细音前读为[n̥]，来母字一般都读为[l]。

3、隆昌客家话的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清化后，在平声和部分仄声的读法上与梅州客家话一致，都读为送气，而另一部分仄声字则和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一致，读为不送气。

4、隆昌客家话的古精组以韵母为条件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 ts、ts'、s；在细音前，读 tɕ、tɕ'、ɕ。见组以韵母为条件也分成两部分：在洪音前读 k、k'、x；在细音前读 tɕ、tɕ'、ɕ。

5、隆昌客家话古晓、匣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的分化是：一分为四，读为[f][ç][x]和∅。具体的分化规律是：古晓、匣母开口一、二等字读[x]声母；开口三、四等字、部分合口三、四等字读[ç]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止摄合口三等晓母读[f]声母；部分合口一、二等字读零声母。

6、隆昌客家话古日母在今天的隆昌客家话中五分：ɲ、n、∅、z、z<sub>0</sub>。梅州客

<sup>①</sup> 见崔先生的《四川方言的形成》

<sup>②</sup> 孙晓芬《明清前的移民填四川》

家话中以ŋ、ɲ、ɳ这几个音为主，另有少数读零声母。

7、隆昌客家话影组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零声母，如鸭（二等）、哀（一等）；部分一、二等开口呼读ŋ声母，如爱（一等）、握（二等）；合口呼一、二等字或读为v声母，如乌（一等）、屋（一等），或读为零声母，如刺（一等）、挖（二等）；合口呼三、四等读零声母。

8、隆昌客家话的知、章、庄的分化规律是：知组（除澄母一部分外）不论二、三等和庄组一起都读为[ts、ts'、s]一类声母；章组字有两读，一部分读为[ts、ts'、s]一类声母，一部分则读为[tʂ、tʂ'、ʂ]一类声母。

## 4.2 韵母的横向比较

### 4.2.1 关于撮口呼的问题

(1) 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开、齐、合、撮，但撮口呼的字比较少，一般将撮口呼读为齐齿呼。试比较如下：

表 35

例字	梅县	隆昌
泉	ɛts'an	ɛtɕ'yan
女	˘ŋ	˘ny
闰	iun <sup>2</sup>	in <sup>2</sup>
吕	----	˘li
勋	ɕhiun	ɕɕin
区	-----	ɕtɕi
匀	˘in	˘in

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很有特点，和龙潭寺、仪陇等地都不一样，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演变得很缓慢。王庆在研究了龙潭寺客家话后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撮口呼借自成都话，形成的时期比较晚，并且“龙潭寺客家话的撮口呼仍处于扩大、巩固时期。”徐翀则认为“仪陇客家话撮口呼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在西南官话（仪陇话）中读撮口呼的在仪陇客家话中也读为撮口呼。”由于隆昌客家人的主要来源地梅县、五华等地客家话缺少撮口呼，所以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毫无疑问是借自于四川官话的。但是，与上述两地不同的是，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并不是处于“扩大”、“稳定”和“巩固”时期，相反，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还处在初期的不稳定阶段，这是因为隆昌客家话的撮口呼字非常少，而且还影响了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详见后文。

(2) 现在我们来谈隆昌客家话影响隆昌当地的西南官话撮口呼字的问题。按照黄雪贞先生《西南官话的分区（稿）》中的意见，隆昌方言应该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仁富小片。仁富小片主要包括有的县市有：内江市、自贡市、隆昌县、荣县、富顺县、荣昌县、仁寿县、威远县、筠连县、盐津县、冕宁县等。这一小片方言的共同语音特点主要是：古入声字今读去声；[ts、ts'、s]和[tʂ、tʂ'、ʂ]对立，古精组字大都读[ts、ts'、s]，古知庄章组字大都读[tʂ、tʂ'、ʂ]；古泥、来母字读音

相混，古泥组洪音字读 l 声母，细音字读 n 声母；古非组和晓组声母在 u 韵前读为 f，在其他韵前不混。但是，和周边的几个县市相比，隆昌方言在撮口呼上有显著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 36

	吕	旅	滤	拘	居	区	捐	绢	圈	全			
隆昌	<sup>o</sup> li	<sup>o</sup> li	li <sup>o</sup>	<sup>o</sup> tci	<sup>o</sup> tci	<sup>o</sup> tc	<sup>o</sup> i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荣昌	<sup>o</sup> ly	<sup>o</sup> ly	ly <sup>o</sup>	<sup>o</sup> tcy	<sup>o</sup> tcy	<sup>o</sup> tc	<sup>o</sup> 'y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内江	<sup>o</sup> ly	<sup>o</sup> ly	ly <sup>o</sup>	<sup>o</sup> tcy	<sup>o</sup> tcy	<sup>o</sup> tc	<sup>o</sup> 'y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自贡	<sup>o</sup> ly	<sup>o</sup> ly	ly <sup>o</sup>	<sup>o</sup> tcy	<sup>o</sup> tcy	<sup>o</sup> tc	<sup>o</sup> 'y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威远	<sup>o</sup> ly	<sup>o</sup> ly	ly <sup>o</sup>	<sup>o</sup> tcy	<sup>o</sup> tcy	<sup>o</sup> tc	<sup>o</sup> 'y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sup>o</sup> tc	<sup>o</sup> 'yan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隆昌方言和周边县市的方言相比，比较缺少撮口呼，并且撮口呼都读成是齐齿呼。缺少撮口呼或将撮口并入齐齿的情况在西南官话区并不少见。按照黄雪贞先生《西南官话的分区（稿）》中的意见，西南官话区昆贵片（主要包括云南省东部和中部的七十四个县和贵州省的二十个县以及四川省的一个县）都没有撮口呼，成渝片的中江、宜昌、枝江和滇西片的腾冲、陇川、龙陵、潞西等少数的几个点也没有撮口呼。但是，黄雪贞先生并没有指出隆昌方言所属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仁富小片缺少撮口呼。而且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和隆昌县相邻的荣昌、内江、自贡、威远等地都并不缺少撮口呼，只有隆昌方言缺少撮口呼并将撮口呼读为齐齿呼，在这个方言特征上是一个孤岛。

隆昌方言缺少撮口呼主要是受到了当地客家话的影响。主要理由如下：

I、西南官话的内部一致性向来被认为比较高，按照一般的方言地理学和方言接触理论，一种方言必然受到周边方言的影响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方言在地理上的扩散是波状的。而隆昌方言周边的荣昌、内江、自贡、威远等地都没有缺少撮口呼的特征，所以我们很难说隆昌方言缺少撮口呼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县市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特征。

II、隆昌客家话有缺少撮口呼的特点。下面是隆昌客家话和隆昌西南官话（湖广话）的撮口呼字的一个对比：

表 37

	吕	旅	滤	拘	居	区	捐	绢	圈	全			
隆昌西南官话	<sup>o</sup> li	<sup>o</sup> li	li <sup>o</sup>	<sup>o</sup> tci	<sup>o</sup> tci	<sup>o</sup> tc	<sup>o</sup> i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隆昌客家话	<sup>o</sup> li	<sup>o</sup> li	li <sup>o</sup>	<sup>o</sup> tci	<sup>o</sup> tci	<sup>o</sup> tc	<sup>o</sup> i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sup>o</sup> tc	<sup>o</sup> 'ian

从上表可以看见，对于许多撮口呼字，隆昌西南官话和隆昌客家话的读法基本一致，都是把撮口读为齐齿。

III、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来看。隆昌的客家人数量巨大，人口约有二十多万，占整个隆昌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他们遵从先祖遗训，对外讲四川话，对内讲客家话，使得客家话在隆昌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而不至于被周围的西南官话所同化。隆昌客家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很高。隆昌当地现在保存有客家人的大量牌坊，规模很大，被誉为“中国石牌坊之乡”。可见当时隆昌客家人之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客家话在隆昌是属于强势方言，其影响力在交通和通讯

并不发达的时代甚至超过了当地的西南官话，这也必然导致隆昌客家话的某些特征渗透进隆昌西南官话当中。

(3) 以下是梅县、五华等地和四川各地客家方言岛(含重庆)的撮口呼情况:

表 38

地点	有无撮口呼	撮口呼字情况
梅县	无	-----
五华	无	-----
成都龙潭寺	有	处于扩大、巩固时期，还不稳定
隆昌	有	撮口呼字很少，一般读为齐齿
荣昌盘龙镇	有	-----
仪陇	有	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在西南官话(仪陇话)中读撮口呼的在仪陇客家话中也读为撮口呼。
新都	有	部分撮口呼字可以撮口齐齿两读
西昌黄联关	无	-----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川各地的客家话除了黄联关以外，都有撮口呼。黄联关客家话为什么没有撮口呼呢？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黄联关地理位置比较偏僻。黄联关位于西昌市境西南，距西昌城约 30 公里，依山傍河，客家人有近万人，且为聚居，客家方言的语音特征保留得比较好；二是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西昌方言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方言是没有撮口呼的，只有新派方言才有撮口呼，考虑到新派是最近二十年才产生的，且主要影响在西昌市区，所以黄联关当地客家话可能受西昌老派方言的影响比较大，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撮口呼了。

除开黄联关以外，四川其他各地的方言岛在撮口呼问题上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以龙潭寺和仪陇为代表的“扩大型”，表现为读撮口呼的字较多，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大；二是以隆昌为代表的“基本不变型”，读撮口呼的字较少，且影响了隆昌的官话方言；三是一种“折衷型”，以新都为代表，表现为部分撮口呼字可以撮口、齐齿混读。

#### 4.2.2 关于辅音韵尾的问题

(1) 隆昌客家话的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其中，鼻音韵尾为[n]和[ŋ]。隆昌客家话没有[m]韵尾，在梅县客家话中读[m]韵尾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都转化为[n]尾了。隆昌客家话有塞音韵尾，但不是[p][t][k]韵尾，而是喉塞音韵尾[ʔ]，隆昌客家话的喉塞音韵尾主要分布在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韵摄。

黄雪贞先生(黄雪贞, 1987)根据辅音韵尾的情况把客家话分为三种: ①鼻音韵尾[m n ŋ]与入声韵尾[p t k]俱全。粤东、粤中、台湾的客家方言区多数属于此类。②鼻音韵尾无[m]，只有[n ŋ]或鼻化韵；入声韵尾只有[ʔ]，[p k]尾已消失，[t]尾已渐趋消失。江西、闽西、四川、粤西、粤北一带的客家话区多数属于这一派。③鼻音韵尾无[m n]，只有[ŋ]韵尾与鼻化韵，入声韵尾消失，故入声字今读开尾韵。

这一派以闽西长汀为代表。按照这个标准，隆昌客家话大概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

(2) 下面是梅县、五华等地客家话和四川各地(含重庆)客家方言岛辅音韵尾比较:

表 39

地点	鼻音韵尾	塞音韵尾
梅县	n ɲ m	p t k
五华	n ɲ m	p t k
龙潭寺	n ɲ	?
隆昌	n ɲ	?
荣昌盘龙镇	n ɲ	?
仪陇	n ɲ	?
新都	n ɲ	?
西昌黄联关	n ɲ	?

从上表可以看见，四川境内(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的辅音韵尾的分化情况比较一致：都没有 m 韵尾，鼻音韵尾只保留 n 和 ɲ 韵尾，没有塞音韵尾 p、t、k，只保留喉塞音?。但是细致比较起来，各地的喉塞音韵尾又各有些不同。具体而言，盘龙镇、新都、龙潭寺的客家话喉塞音?比较明显，而仪陇客家话的喉塞音就比较模糊，只有单元音[a?]和[e?]有比较清楚的喉塞感，而黄联关的客家话甚至出现了部分入声字舒化的现象，喉塞音韵尾转化为了开尾韵，如：“挖雹拉勺芍划猾压曝率匹乞默逼给昨凿喝突入辱褥”等字。这样看起来，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的喉塞音?总体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松动，在西南官话的强力冲击之下，一些地方的喉塞音已经消失了，入声舒化的现象已经开始萌芽。

#### 4.2.3 关于果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失去了[u]介音，而靠近西南官话了。例如：

表 40

例字	韵摄	开合等第	梅州	隆昌客家话	隆昌官话
多	果摄	开口一等	ɿto	ɿto	ɿto
过	果摄	合口一等	kuo <sup>o</sup>	ɿxo	ɿxo
坐	果摄	合口一等	ts'o <sup>o</sup>	tso <sup>o</sup>	tso <sup>o</sup>
歌	果摄	开口一等	ɿko	ɿko	ɿko
河	果摄	开口一等	ɿho	ɿxo	ɿxo
饿	果摄	开口一等	ɲo <sup>o</sup>	ɿɲo	ɿɲo
果	果摄	合口一等	ɿkuo	ɿko	ɿko

从上表可以看出，和梅州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大都读为[o]声母，失去了介音 [u]。这是受到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 4.2.4 关于假摄的问题

(1) 关于假摄二等字。

一般认为，客家话的假摄二等字读音是比较一致的，内部差异比较小。例如，谢留文先生（谢留文，2003）就认为，客家话假摄二等字都读为[a]声母，没有例外。其实，谢留文先生指的大概是主流的客家话，如广东、福建的客家话，但在隆昌客家话中，少数的假摄二等字却产生了[i]介音，产生了例外，这明显是受到了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例如：

表 41

例字	开合等第	梅州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雅	开口二等	---	<sup>ɕ</sup> ia	ia <sup>ɿ</sup>	<sup>ɕ</sup> ia
鸦	开口二等	<sup>ɕ</sup> a	<sup>ɕ</sup> ia	<sup>ɕ</sup> a	<sup>ɕ</sup> ia
霞	开口二等	<sup>ɕ</sup> ha	<sup>ɕ</sup> ɕia	---	<sup>ɕ</sup> ɕia

从上表可见，隆昌、龙潭寺、仪陇三地的假摄二等字都产生了[i]介音，而和梅州不同，这正是三地都受到了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2) 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

隆昌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为[ia]韵母，一部分读为[iɛ]韵母。

例如：

表 42

例字	开合等第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姐	开口三等	<sup>ɕ</sup> tɕia	<sup>ɕ</sup> tɕia	<sup>ɕ</sup> tɕi
写	开口三等	<sup>ɕ</sup> ɕia	<sup>ɕ</sup> ɕia	<sup>ɕ</sup> ɕia
邪	开口三等	<sup>ɕ</sup> ɕia	<sup>ɕ</sup> tɕ'ia	<sup>ɕ</sup> ɕia
借	开口三等	tɕie <sup>ɿ</sup>	tɕia <sup>ɿ</sup>	tɕia <sub>ɿ</sub>
且	开口三等	<sup>ɕ</sup> tɕ'ie	ts'a <sup>ɿ</sup>	---
卸	开口三等	ɕie <sup>ɿ</sup>	<sup>ɕ</sup> xa	---
泻	开口三等	ɕie <sup>ɿ</sup>	---	---
谢	开口三等	ɕie <sup>ɿ</sup>	<sup>ɕ</sup> tɕ'ia	<sup>ɕ</sup> tɕia

从上表可见，仪陇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多读为[ia]韵母。龙潭寺客家话则是[ia]和[a]韵为主。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精组字的[ia]和[iɛ]两个韵母可谓是势均力敌，这是由于受到客家话原有因素和西南官话语音规律两边拉扯的缘故。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龙潭寺客家话更多的保留了客家话的本色或者是古音，隆昌客家话则更靠近西南官话，已经出现了[iɛ]韵，而仪陇客家话则是还处在中间状态，已经出现了[i]介音，但是还没有把[a]高化为[ɛ]。

(3) 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章组字

一般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a]或[ɛ]，例如：

表 43

	蕉章	扯昌	蛇船	赊书	社禅
阳西(塘口)	tʂaʔ	ʔtʂ'e	ʂsa	ʂsa	ʂsa
信宜(思贺)	tʂaʔ	ʔtʂ'a	ʂsa	ʔtʂ'a	ʂsa
阳春(三甲)	tʂaʔ	ʔtʂ'e	ʂsa	ʂsa	ʂsa
高州(新垌)	tʂaʔ	ʔtʂ'a	ʂsa	ʂsa	ʂsa
信宜(钱排)	tʂaʔ	ʔtʂ'a	ʂsa	ʔtʂ'a	ʂsa

仪陇客家话的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a]或[e]。隆昌客家话在这组字的读法和上述几地没有差别,例如:

遮<sub>c</sub>tʂa 者<sup>c</sup>tʂe 车<sub>c</sub>tʂ'a 扯<sup>c</sup>tʂ'a 蛇<sub>c</sub>ʂa 射 se<sup>ʔ</sup> 赦 se<sup>ʔ</sup> 社 se<sup>ʔ</sup>  
舍<sup>c</sup>ʂa

这其中,蛇和舍两个字比较特殊,它们的韵母是[a],这在上述几地都没有出现,毫无疑问,这是语音同化作用的影响。由于隆昌客家话有舌尖后音,蛇和舍两个字的韵母受舌尖后音[ʂ]的影响从[a]演变成了[a]。

#### (4) 隆昌客家话假摄三等以母字

隆昌客家话的假摄三等以母字读为[ie]或[ia],这一点和仪陇客家话是比较相同的,也和龙潭寺客家话是一样的。

例如:

表44

例字	隆昌	龙潭寺	仪陇
也	<sup>c</sup> ie	<sub>c</sub> ia	<sup>c</sup> ie
野	<sub>c</sub> ia	<sub>c</sub> ia	<sup>c</sup> ia
夜	ia <sup>ʔ</sup>	<sup>c</sup> ia	<sup>c</sup> ia

(5) 总之,假摄三等字的这种主要元音由[a]到[e]或[e]变化与官话方言类似。北京话的变化更加彻底,假摄三等字今天跟精组和以母读[ie]。谢留文先生指出,南方方言假摄三等字的演变与北方话类型是一致的,只是北方话变化较快,演变更彻底。隆昌客家话正是受到了客家话本来的读音和西南官话的强力影响,才会出现这种格局。

#### 4.2.5 关于蟹摄的问题

蟹摄一、二等有不同,这是客家话在韵母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也是客家话较多保留古音的一个证据。无论是广东、福建还是江西的客家话都遵从于这一规律。谢先生(谢留文,2003)在《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中就指出客家方言蟹摄普遍能区分一、二等,区分的方式可以通过主要元音的不同来体现。刘先生(刘纶鑫,1999)在归纳出的客赣方言的共同点中也指出:“一等主元音多为[o],



二等主元音多为[a]。因此，当一摄之内存在一、二等区别的痕迹，特别是牙后音字更加明显。这种情况在咸、山、蟹、效四摄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在上面四摄中通过主元音 a 与 o 来区别一、二等是整个客家话所共有的特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隆昌客家话蟹摄主元音的情况：

表 45

例字	开合等第	主元音
态	开口一等	ai
待	开口一等	ai
代	开口一等	ai
耐	开口一等	ai
火	开口一等	ai
棧	开口一等	ai
再	开口一等	ai
载	开口一等	ai
猜	开口一等	ai
彩	开口一等	ai
腮	开口一等	ai
鳃	开口一等	ai
赛	开口一等	ai
改	开口一等	ai
概	开口一等	ai
凯	开口一等	ai
爱	开口一等	ai
带	开口一等	ai
太	开口一等	ai
泰	开口一等	ai
奈	开口一等	ai
赖	开口一等	ai
害	开口一等	ai
盖	开口一等	oi
艾	开口一等	oi
才	开口一等	oi
材	开口一等	oi
在	开口一等	oi
该	开口一等	oi
开	开口一等	oi
海	开口一等	oi
排	开口二等	ai
拜	开口二等	ai
斋	开口二等	ai
皆	开口二等	ai

介	开口二等	ai
挨	开口二等	ai
械	开口二等	ai
买	开口二等	ai
差	开口二等	ai
债	开口二等	ai
鞋	开口二等	ai
牌	开口二等	ai
杯	合口一等	ei
辈	合口一等	ei
梅	合口一等	ei
会	合口一等	ei
推	合口一等	uei
对	合口一等	uei
内	合口一等	uei
雷	合口一等	uei
累	合口一等	uei
崔	合口一等	uei
罪	合口一等	uei
兑	合口一等	uei
最	合口一等	uei
堆	合口一等	uei
灰	合口一等	oi
外	合口一等	oi
妹	合口一等	oi
乖	合口二等	uai
怪	合口二等	uai
怀	合口二等	uai
歪	合口二等	uai
拐	合口二等	uai
快	合口二等	uai
坏	合口二等	ai
画	合口二等	a
话	合口二等	ua
挂	合口二等	ua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的主元音是 ai oi ei uei uai a ua 这七个。实际上，隆昌客家话的主元音和梅县等地的客家话蟹摄的主元音有了很大的不同。谢先生和刘先生都认为，客家话的蟹摄能区分一、二等字，谢先生指出：梅县蟹摄字一般一等是[oi]，二等是[ai]和[iai]；河源一等是[uai]，二等是[ai]；宁化一等是[ua]，二等是[a]；武平一等是[uei]，二等是[a]。和上述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的蟹摄韵母要丰富得多，且已经出现了蟹摄一、二等合流的趋势，而不再遵从客家

话蟹摄普遍能分一、二等的规律了。例如，隆昌客家话开口一、二等字几乎都读为[ai]，读为[oi]的相当少；只有合口一、二等还基本保持了区分，但合口一等内部也分成了三个韵母[ei][uei][oi]。由于西南官话中，蟹摄开口一、二等字的主元音是相同的，所以，上述情况都说明，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特别是开口一、二等字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强力冲击，其语音已经越来越靠近西南官话了。如果说王庆在研究了龙潭寺客家话后认为龙潭寺客家话的蟹摄字：“虽入川上百年，但仍未丢掉客家话的本色。”那么，隆昌客家话的蟹摄字就是“入川上百年，但客家话本色已经日渐磨灭，而靠近西南官话。”

#### 4.2.6 关于效摄的问题

客家话在韵母上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少数能分，能分的主要是广东和闽西的客家话，不能分的主要是江西的客家话。在谢留文先生了解的37个客家方言点中，有23个一、二等不分，14个分一、二等。下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作一个考查。

表 46

例字	古声母	等第	梅 州	隆 昌	龙 潭 寺
保	帮	一等	<sup>c</sup> pau	<sup>c</sup> pau	<sup>c</sup> pau
刀	端	一等	<sub>c</sub> tau	<sub>c</sub> tau	<sub>c</sub> tau
脑	泥	一等	<sup>c</sup> nau	<sup>c</sup> nau	<sup>c</sup> nau
袍	並	一等	<sub>ɣ</sub> p'au	<sub>ɣ</sub> p'au	<sub>ɣ</sub> pau
牢	来	一等	<sub>ɣ</sub> lau	<sub>ɣ</sub> lau	<sub>ɣ</sub> nau
包	帮	二等	<sub>c</sub> pau	<sub>c</sub> pau	<sub>c</sub> p'au
吵	初	二等	<sub>ɣ</sub> ts'au	--	--
教	见	二等	kau <sup>3</sup>	<sub>c</sub> kau	--
胶	见	二等	<sub>c</sub> kau	--	<sub>c</sub> tɕiau
罩	知	二等	tsau <sup>3</sup>	tsau <sup>3</sup>	tsau <sup>3</sup>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和龙潭寺客家话基本上符合谢留文先生指出的“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的论断。和仪陇客家话“效摄一、二等部分能分。效摄帮母、端母、泥母一等韵母为[eu]，其余的母为[au]，帮组、初母、见组部分二等韵母为[au]，其余韵母为[jiau]”有较大的区别。

谢先生指出，粤西、粤东南的揭西、粤西北的连南，闽西的武平(岩前)、秀篆，广西东南角与广东接壤的陆川客家话分一、二等，同时也强调，一等读同二等正是方言演变的一个趋势。李如龙先生在《粤西方言调查报告》中指出粤西客家话是明末清初以来闽西和粤东、粤北客地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向粤西移民而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认为“早期闽西、粤东、粤北的客家话肯定多数是效摄一、二等有别，只是后来语音变化比较快，今天大多数方言已经没有一、二等的区别了。”看来，和仪陇客家话相比，隆昌客家话在这个问题上更靠近方言演变的主流。

#### 4.2.7 关于臻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中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諄韵的字）失去u介音的问题。例如：

臻合一：奔 pən<sup>2</sup>、盆 əp'ən、钝 t'ən、尊 ɿtsən、存 ɿts'ən

臻合三：轮 ɿlən、遵 ɿtsən

其实，这种现象在龙潭寺客家话中也大量存在，但比较隆昌和龙潭寺客家话，可以发现，隆昌客家臻摄失去u介音的情况要少一些。试比较：

表 47

例字	龙潭寺	隆昌
顿	tən <sup>2</sup>	tuən <sup>2</sup>
盾	tən <sup>2</sup>	tuən <sup>2</sup>
寸	tsən <sup>2</sup>	ts'uən <sup>2</sup>
村	ɿtsən	ɿts'uən
损	ɿsən	ɿsuən

刘涛先生认为：“臻摄合口一等魂\没韵和臻摄合口三等諄\术、文\物韵除了部分三等諄\术、文\物韵见组读 iun\iut 外，一般读 un\ut。”这说明在梅州客话中这两摄的韵母多以合口呼为主流，保留 u 介音。下面以梅县、五华客话为代表进行比较：

表48

	门	敦	尊	村
梅县	əmun	ɿtun	ɿtsun	ɿts'un
五华	əmun	ɿtun	ɿtsun	ɿts'un
西蜀方音	əmən	ɿtən	ɿtsən	ɿts'ən\ ɿts'uən

目前，在大多数四川方言中，古帮系、端系的臻摄合口韵母今天都失去了 u 介音。因此，在臻摄合口的今读音上也能体现四川官话对龙潭寺、隆昌客家话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隆昌客家话比龙潭寺客家话要保守，更多地保留了古音，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相对要小些。

#### 4.2.8 关于梗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梗摄的读音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 (1) aŋ 主要散布于古梗摄四等端组，三等章组，如“丁、正”。
- (2) iaŋ 主要见于古梗摄开口三等帮、並、精等母，如“平、饼、井。”
- (3) aʔ 主要出现在古梗开二陌、麦韵中，如“百、拆、客、摘”。
- (4) en 主要出现在古梗摄开口二等澄母，如“橙”。
- (5) oŋ 主要出现在梗合二耕韵的晓组字音，如“轰、宏”。

(6) in 主要出现在古梗合三溪母和云母字中，如“倾、顷、荣、永”以及梗开三见系、梗开四帮组、端系、见系字音中，如“兵、京、影、厅、灵”。

(7) iʔ主要出现在梗开三、四的帮组、精组、见系字音中，如“益、滴、历、绩、激”。

(8) eʔ主要出现在梗开二陌、麦的的知组、庄组，如“泽、责”。

(9) iɛ主要是梗摄开口二等陌韵的庄组，如“窄”。

客家话的梗摄文白异读是一个普遍的语音特征。刘纶鑫在归纳出的客赣方言的共同点中指出：“梗摄字有主元音[a]的白读音。其阳声韵母为[an]、[ian]、[uan]（或 a、ia、ua 的鼻化音），入声韵母为[aʔ][iaʔ]。”黄先生（黄雪贞，1987）也指出：“客家话古梗摄开口字文白异读。白读往往是后元音[(i)a-]拼[-ŋ]尾，文读往往是前元音拼[-n]尾（或前元音鼻化）。”谢留文先生也指出：“梗摄舒声韵母往往有文白异读，二等白读一般读[an]，三四等读[ian]。”

在隆昌客家话中，这种梗摄的明显的文白异读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广泛地分布于本摄的各个字音中。王庆认为，龙潭寺客家话梗摄“主元音为 a 的韵母多出现在常用字中，其它的多出现在非常用字中。不管是从文白异读，还是从常用字的角度，还是从分布范围看，还是从分化条件（第二层的存在与声母、四呼有密切关系），我们都有理由认为第一个层次是梗摄早期形式，第二层次是以后的演变层次。徐翀认为“仪陇客家话中这种文白异读几乎没有，但是主元音为 a 的韵母多出现在常用字中，其它的多出现在非常用字中。”从隆昌客家话梗摄字的分布来看，各个字音中都有常用字和非常用字，似乎并不存在仪陇和龙潭寺梗摄字分布的规律，这说明隆昌客家话的梗摄比仪陇和龙潭寺要演变得快一些。

#### 4.2.9 关于通摄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有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i”介音的问题，而梅州、赣南、闽西都未见这种情况。这里以梅县、五华、龙潭寺、仪陇、隆昌为代表进行比较。

表 49

	俗	族	速
梅县		ts'uk <sub>2</sub>	suk <sub>2</sub>
五华		ts'ək <sub>2</sub>	sək <sub>2</sub>
龙潭寺	ɕiuʔ <sub>2</sub>	tɕ'iuʔ <sub>2</sub>	ɕiuʔ <sub>2</sub>
仪陇	cyʔ <sub>2</sub>	ts'euʔ <sub>2</sub>	cyʔ <sub>2</sub>
隆昌	ɕiuʔ <sub>2</sub>	tɕ'iuʔ <sub>2</sub>	ɕiuʔ <sub>2</sub>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龙潭寺和隆昌的读音比较相近，都增生了“i”介音，仪陇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增生了新音，但是并不是“i”，而是“y”和“e”。王庆认为，龙潭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受到了成都话的影响，以此类推，仪陇和隆昌产生这样的现象也是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声母一节的“精、见组的问题”中已经有了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 4.2.10 关于鱼虞韵的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最能反映鱼虞有别的是吴语、闽语、赣语和粤语。客家话在

这个问题上比较复杂。一般认为，客家话有鱼虞有别的情况，但是主要见于江西和闽西的客家方言，不见于广东的客家方言。下面我们对隆昌客家话的鱼虞韵做一个考查。

表 50

例字	古韵母	古声母	梅县	隆昌
猪	鱼	知	<sup>c</sup> tsu	<sup>c</sup> tsu
除	鱼	澄	<sup>ɕ</sup> ts'u	<sup>ɕ</sup> ts'u
书	鱼	书	<sup>c</sup> su	<sup>c</sup> su
阻	鱼	庄	<sup>c</sup> tsɿ	<sup>c</sup> tsu
许	鱼	晓	<sup>h</sup> i	<sup>c</sup> ci
徐	鱼	邪	<sup>ɕ</sup> ts'i	<sup>ɕ</sup> ci
驴	鱼	来	<sup>l</sup> i	<sup>ɕ</sup> ly
锯	鱼	见	ki <sup>3</sup>	tɕy <sup>3</sup>
居	鱼	见	<sup>c</sup> ki	<sup>c</sup> tci
主	虞	章	<sup>c</sup> tsu	<sup>c</sup> tsu
树	虞	禅	su <sup>3</sup>	su <sup>3</sup>
句	虞	见	ki <sup>3</sup>	tɕy <sup>3</sup>
付	虞	非	fu <sup>3</sup>	fu <sup>3</sup>
符	虞	奉	<sup>ɕ</sup> fu	<sup>ɕ</sup> fu

从上表可以看出，隆昌客家话鱼韵知庄章组字一般读[u]韵，虞韵的知庄章组字也读[u]韵。见晓组字两个韵都读为[i]或[y]。这就提示我们，隆昌客家话的鱼虞韵没有差别。

#### 4.2.11 韵母小结

1、隆昌客家话四呼俱全，开、齐、合、撮，但撮口呼的字比较少，一般将撮口呼读为齐齿呼。

2、隆昌客家话的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其中，鼻音韵尾为[n]和[ŋ]。隆昌客家话没有[m]韵尾，在梅县客家话中读[m]韵尾的字在隆昌客家话中都转化为[n]尾了。隆昌客家话有塞音韵尾，但是不是[p][t][k]韵尾，而是喉塞音韵尾[ʔ]，隆昌客家话的喉塞音韵尾主要分布在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等韵摄。

3、隆昌客家话的果摄字大都读为[o]声母，失去了介音[u]。这是受到西南官话影响的结果。

4、隆昌客家话中少数的假摄二等字产生了[i]介音，假摄三等精组字一部分读为[ia]韵母，一部分读为[iɛ]韵母，假摄三等章组字读为[ɑ]、[a]或[ɛ]，假摄三等以母字读为[iɛ]或[ia]。

5、隆昌客家话蟹摄字的主元音是 ai oi ei uei uai a ua 这七个，假摄开口一、二等字几乎都读为[ai]，读为[oi]的相当少；只有合口一、二等还基本保持了区分，但合口一等内部也分成了三个韵母[ei][uei][oi]。

- 6、隆昌客家话基本上符合“客家话效摄一、二等字多数都不能分”的规律。
- 7、隆昌客家话中有臻摄合口一等魂韵（包括一部分臻合三谆韵的字）失去u介音的问题。
- 8、隆昌客家话梗摄的读音比较复杂，主要分为9类情况。
- 9、隆昌客家话有与古精组声母相拼的通合一、通合三增生“i”介音的问题。
- 10、隆昌客家话鱼韵知庄章组字一般读[u]韵，虞韵的知庄章组字也读[u]韵。见晓组字两个韵都读为[i]或[y]。隆昌客家话的鱼虞韵没有差别。

#### 4.3 声调的横向比较

##### 4.3.1 关于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的现象

隆昌客家话今天阴平字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五个来源：古平声的全清、次清和次浊字，古上声的全浊和次浊字。这五个来源中，古次浊上声字这个来源比较特殊。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是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特别是赣方言的重要特征。1973年桥本万太郎在《the hakka diaba》中提到：“所有已知的客家话都有而其它方言都没有的一个特点是(有些)次浊上声字读阴平，‘马礼买理晚领老米李耳两卵’等字与‘歌鸡’等字声调相同。”黄雪贞先生在《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指出“古上声的次浊声母及全浊声母字有一部分今读阴平，这是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重要特点。”隆昌客家话也有这个特点。试比较如下：

表 51

例字	梅州	龙潭寺	仪陇	隆昌
马	c <sub>2</sub> ma	c <sub>2</sub> ma	c <sub>2</sub> ma	c <sub>2</sub> ma
惹	c <sub>2</sub> ɲia	c <sub>2</sub> ɲia	c <sub>2</sub> ia	c <sub>2</sub> ɲia
野	c <sub>2</sub> ia	c <sub>2</sub> ia	c <sub>2</sub> <sup>ˊ</sup> ia	c <sub>2</sub> ia
也	c <sub>2</sub> ia	c <sub>2</sub> ia	c <sub>2</sub> <sup>ˊ</sup> ie	c <sub>2</sub> ie
每	c <sub>2</sub> mi	c <sub>2</sub> mei	c <sub>2</sub> <sup>ˊ</sup> mei	c <sub>2</sub> mei
美	c <sub>2</sub> mi	---	---	c <sub>2</sub> mei
尾	c <sub>2</sub> mi	c <sub>2</sub> mei	c <sub>2</sub> mei	c <sub>2</sub> mei
吕	c <sub>2</sub> li	c <sub>2</sub> ni	c <sub>2</sub> <sup>ˊ</sup> ny	c <sub>2</sub> <sup>ˊ</sup> li
里	c <sub>2</sub> li	c <sub>2</sub> ni	c <sub>2</sub> ni	---
旅	c <sub>2</sub> li	c <sub>2</sub> ni	c <sub>2</sub> <sup>ˊ</sup> ny	c <sub>2</sub> <sup>ˊ</sup> li
鲁	c <sub>2</sub> lu	nu <sup>˨˩˦</sup>	c <sub>2</sub> <sup>ˊ</sup> nu	c <sub>2</sub> <sup>ˊ</sup> lu
买	c <sub>2</sub> mai	c <sub>2</sub> mai	mai <sup>˨˩˦</sup>	c <sub>2</sub> mai
恼	c <sub>2</sub> nau	c <sub>2</sub> nau	-----	c <sub>2</sub> nau
咬	c <sub>2</sub> ɲau	c <sub>2</sub> <sup>ˊ</sup> ɲau	c <sub>2</sub> <sup>ˊ</sup> ɲau	c <sub>2</sub> ɲau
某	c <sub>2</sub> meu	c <sub>2</sub> muŋ	c <sub>2</sub> <sup>ˊ</sup> moŋ	c <sub>2</sub> moŋ
有	c <sub>2</sub> iu	c <sub>2</sub> iu	c <sub>2</sub> iu	c <sub>2</sub> <sup>ˊ</sup> iəu
满	c <sub>2</sub> man	c <sub>2</sub> man	c <sub>2</sub> man	c <sub>2</sub> man
懒	c <sub>2</sub> lan	c <sub>2</sub> nã	c <sub>2</sub> nan	c <sub>2</sub> lan
免	c <sub>2</sub> men	---	c <sub>2</sub> <sup>ˊ</sup> mien	c <sub>2</sub> mian
软	c <sub>2</sub> ɲion	c <sub>2</sub> niõ	yen <sup>˨˩˦</sup>	c <sub>2</sub> ɲioŋ

领	liang	liang	niaŋ <sup>3</sup>	lin
冷	lan	nan	nan	lan
猛	man	man	men	mon

从上表可以看出，梅州客家话非常严格地遵守了古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的规律，所有的例字都读为阴平。而四川境内的龙潭寺、仪陇、隆昌等地的客家话，则并不是很严格地遵守这条规律，一部分字读为阴平，另一部分字则读为阳平、上声、去声的都有。上面举的 23 个例字当中，龙潭寺客家话读阴平的有 17 个，上声 3 个，去声 1 个，还有两个字没查到。仪陇客家话读阴平的有 7 个，上声 10 个，阳平 1 个，去声 3 个，还有两个字未查到。隆昌客家话读阴平的有 15 个，阳平 1 个，上声 6 个，还有一个字未查到。这样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龙潭寺和隆昌比较“保守”，较多地保留了客家话的原始语音特征，而仪陇则较多地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影响，读阴平的减少，而和西南官话一起读上声的字增加。

#### 4.3.2 关于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的问题

隆昌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古全浊上声读阴平、古全浊上声读上声、古全浊上声读去声。这和其他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字的分化不尽相同。

黄雪贞先生归纳的客家话声调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古全浊上声字多数地区的大部分字读去声，少部分字读阴平。”没有提到古全浊上声读上声的情况。蓝小玲先生认为“全浊上声的这一音变完成得更早，在客家入迁闽西前这一音变过程基本完成。”现在我们对各地的客家方言古上声字全浊声母的分化进行分析：

表 52

	祸	部	罪	汇	道	造	受	件	静
梅县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su <sup>3</sup>	k'ian <sup>3</sup>	ts'in <sup>3</sup>
翁源	fou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t'ou <sup>3</sup>	ts'ou <sup>3</sup>	si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连南	vəu <sup>3</sup>	p'u <sup>3</sup>	ts'oi <sup>3</sup>	və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ji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清溪	və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siu <sup>3</sup>	k'en <sup>3</sup>	ts'in <sup>3</sup>
揭西	fou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t'ou <sup>3</sup>	ts'ou <sup>3</sup>	ji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武平	fou <sup>3</sup>	p'u <sup>3</sup>	ts'ei <sup>3</sup>	fei <sup>3</sup>	t'ou <sup>3</sup>	ts'ou <sup>3</sup>	su <sup>3</sup>	tɕien <sup>3</sup>	tɕian <sup>3</sup>
长汀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e <sup>3</sup>	fe <sup>3</sup>	t'o <sup>3</sup>	ts'o <sup>3</sup>	ʃəu <sup>3</sup>	tʃie <sup>3</sup>	ts'ian <sup>3</sup>
宁都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e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səu <sup>3</sup>	ts'an <sup>3</sup>	ts'ing <sup>3</sup>
三都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ei <sup>3</sup>	fe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ʃu <sup>3</sup>	tɕ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西河	hə <sup>3</sup>	p'u <sup>3</sup>	t'ui <sup>3</sup>	fui <sup>3</sup>	t'au <sup>3</sup>	t'au <sup>3</sup>	ʃ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陆川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t'o <sup>3</sup>	ts'o <sup>3</sup>	si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五华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i <sup>3</sup>	f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ʃu <sup>3</sup>	k'en <sup>3</sup>	ts'in <sup>3</sup>
贺县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jiu <sup>3</sup>	k'ien <sup>3</sup>	ts'in <sup>3</sup>
曲江	vou <sup>3</sup>	p'u <sup>3</sup>	ts'ui <sup>3</sup>	fui <sup>3</sup>	—	ts'au <sup>3</sup>	siu <sup>3</sup>	k'ian <sup>3</sup>	ts'in <sup>3</sup>
隆昌	fo <sup>3</sup>	pu <sup>3</sup>	ts'uei <sup>3</sup>	fei <sup>3</sup>	tau <sup>3</sup>	ts'au <sup>3</sup>	səu <sup>3</sup>	tɕian <sup>3</sup>	tɕin <sup>3</sup>

从上表可以看出，梅县、连南、隆昌等地，读去声的居多。五华、曲江等地，



读上声的居多。毫无疑问，隆昌客家话读去声居多的情况是受到了官话方言的影响。

#### 4.3.3 隆昌客家话的声调和其他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声调的比较

客家话是一个地域分布很广的方言，其声调的内部差异也很大。从声调类型的角度出发，结合古调类，可以对各地客家话的声调做一个分类。许多学者目前已经做过一些尝试。我们采用谢留文先生的划分法。谢先生（谢留文，2003）将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分为了六种，分别是：（1）平声、去声、入声分阴阳，上声不分阴阳，有七个声调；（2）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有六个声调；（3）平声、去声分阴阳，上声、入声不分阴阳，有六个声调；（4）平声分阴阳，上声、去声、入声不分阴阳，有五个声调；（5）平声、去声分阴阳，上声不分阴阳，没有入声；（6）平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没有入声。

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应该属于第二类，即有六个声调，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这种类型以梅县话为代表。下面是梅县和四川（含重庆）境内客家方言岛声调情况对比表：

表 53

地点	声调总数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梅县	6	√	√	√		√		√	√
龙潭寺	6	√	√	√		√		√	√
盘龙镇	6	√	√	√		√		√	√
仪陇	6	√	√	√		√	√	√	
隆昌	6	√	√	√		√		√	√
新都	6	√	√	√		√		√	√
西昌黄联关	5	√	√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已经调查了的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的声调情况来看，大致分为三种：龙潭寺、隆昌、盘龙镇、新都属于一种，都是有 6 个声调，上声、去声不分阴阳，平入分阴阳。这种声调系统和梅县的是完全一致的，应该属于“主流类”。第二种是仪陇，有六个声调，入声不分阴阳，平声、去声分阴阳。这应该是谢留文先生指出的第三类。第三种是西昌黄联关，有五个声调，只有平声分阴阳，上、去、入都不分阴阳。这应该是谢留文先生所说的第四类情况。

#### 4.3.4 声调小结

1、隆昌客家话的声调类型应该属于谢留文先生所说的第二类，即有六个声调，平声、入声分阴阳，上声、去声不分阴阳。

2、隆昌客家话今天阴平字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五个来源：古平声的全清、次清和次浊字，古上声的全浊和次浊字。

3、隆昌客家话次浊上声字有读阴平的情况，但是也有部分次浊上声字受西南官话影响读上声。

4、隆昌客家话古上声全浊声母三分：古全浊上声读阴平、古全浊上声读上声、古全浊上声读去声。

## 第五章 余论

### 5.1 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

#### 5.1.1 文献资料论证

目前,对于成都东郊和仪陇、西昌等地的客家人的来源,学术界一般研究得比较充分。对隆昌客家这样一个有几十万人的客家群体的来源,却少有提及。笔者能找到的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孙晓芬先生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中提到:广东长乐县的李氏家族于雍正三年迁往隆昌县;广东籍的余氏家族于清康熙年间迁往隆昌县;福建武平的钟氏家族于清初迁往隆昌。

(2) 刘正刚先生的《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说》中提到:“上杭县胜运里的蓝仲荣年五十八岁,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统子率孙入四川’,定居隆昌县。”

(3) 刘正刚先生的《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说》中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修撰的四川巫氏族谱,是将原籍广东兴宁、龙川、揭阳、连平州等地的入川巫氏家族合为一谱而成。据该族谱载,广东各地巫氏人川后,分布于…叙州府的隆昌…”。笔者在隆昌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有一个“巫家大堰塘”,是著名的客家人聚居地,也许就是上面所说的巫氏后人的居住地。

(4) 刘正刚先生的《清代广东移民在四川分布考——兼补罗香林四川客家人说》中提到,民国《隆昌陈氏族谱》记载,陈氏来源于“广东省长乐县(即今天五华)”。

(5) 隆昌《蓝氏族谱》记载了隆昌蓝氏先祖由闽南迁广东梅州,后入四川,定居于隆昌。族谱记载,广东一世祖是144世祖玉明公,由上杭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玉明公十一代孙乔锦公,于康熙五十七年,举家入川,定居于隆昌。因此,四川隆昌蓝氏源于广东梅州地区。

(6) 隆昌《陈氏族谱》记载:“十四世传祖陈毓标所生二子文祥、文祈公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八月二十五日子时,出生在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鸭麻湖青塘围,三十二岁所生文祥公,三十四岁乾隆二年丁巳岁同何祖妣偕文祥公入川在叙州府隆昌县南乡一里付家桥陈家湾灰房屋居住,年余迁往骡子滩界牌铺学堂湾居住,佃耕。”

(7) 笔者在隆昌县调查的时候,对隆昌当地客家研究学者、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曾一书先生进行了采访。据曾老介绍,隆昌客家人主要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西而来。但是以广东为主,其中又以广东省梅州五华县(这里我们应该区别梅县和梅州,现在的梅州包括:梅县、长乐、兴宁、五华、大埔等七县)居多。其移民的高潮期是清初康雍乾时期。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 隆昌客家人多来自广东，其中梅州（主要是梅县、五华）是隆昌客家人主要来源地。隆昌客家人称自己为“广东人”，称客家话为“广东话”，无疑是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的最好说明。

(2) 也有部分客家人来自于福建、江西等地。

### 5.1.2 方言学论证

下面从方言学的角度对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作一个考查。

梅县话通常被看作客家话的代表，我们做一个梅县客家话和隆昌客家话的接近程度比较。

表 54

序号	语音特征	梅县	五华	隆昌
1	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今读送气	√	√	√ <sup>①</sup>
2	古非组有 f、v 和 p、p' 两种读法	√	√	√
3	泥、米母不混	√	√	√
4	无撮口呼	√	√	
5	分尖团	√	√	
6	古蟹摄一等韵母今有 ai、oi 两读 <sup>②</sup>	√	√	√
7	有 p、t、k 塞尾	√	√	
8	有 tʂ、tʂ'、ʂ、		√	√
9	古上声的次浊声母字，有不少字今念阴平	√	√	√
10	古上声的全浊声母字，有部分字今念阴平	√	√	√

上表一共 10 条标准，隆昌和梅县一致的有 7 条，隆昌和五华一致的有 7 条。这充分说明了隆昌客家话和梅县、五华客家话的密切关系。那么，隆昌客家话会不会是一个杂合了不同地方语音特点的客家话呢？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清初的时候，广东省、福建省的客家人主要从两条路线入川：一条是从粤北经湖南的汝城、桂东、茶陵、醴陵、浏阳、平江抵达长江沿岸地区；第二条是从粤北经湖南的宜章、郴州、祁阳、邵阳、常德再抵长江沿岸地区。然后两条路线再溯长江而上入川。客家人入川后在川东驻垦了若干年，然后又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继续迁徙。北上路线，是由川东向广安、仪陇、巴中方向移动；西行部分的客家人在迁徙到在泸县、富顺、隆昌、威远等川南地区垦殖相当长时期后，一部分仍然留在川南，另一部分，顺沱江流域而上，到川西垦殖。从而最终形成了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这两大客家人聚居区的格局。

① 隆昌部分全浊字不送气

② 这一点是部分相似。

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移民过程中，驻垦到隆昌的客家人会全部来自梅县和五华，而没有来自于其他地方。事实上，大量的客家先民从广东、闽西、江西入川，他们会在隆昌形成一个个新的客家群落。他们来自于各个客家方言区，共同生活在隆昌这个地域，使用各地的客家话。这里面必然面临一个方言的重组和融合，从而最终形成今天的隆昌客家话。正如李如龙先生指出的那样：“任何方言都是在这种变异和整合的不断交替中向前发展的。”隆昌客家话这种方言的重组绝对会带来新的语言要素。这要比方言“波浪式传递”要来得快得多，也有效得多。这种移民的方式大大加速了方言的发展，为方言的语音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我们如果从方言学的角度出发，还是可以发现，在隆昌客家话现有的语音中，有一些是梅县和五华的语音系统中没有的因素：

(1) 隆昌客话的 p、t、k 塞尾弱化，闽西、赣南老客有的甚至连 ? 都没有了。梅县 p、t、k 俱全。

(2) 隆昌客家话没有 m 尾，与梅县、五华不同，与福建连城、姑田、古田、武平、下洋同。

(3) 梅县、五华等地的客家话泥母读舌面中音 n，隆昌有读舌面前音 n 的情况，与兴宁、平远等地同。

(4) 隆昌客家话日母字有读 n 的情况，与梅县、五华不同，与兴宁同。

(5) 隆昌客话有少数字略微带有鼻化韵，而梅县没有，与闽西的上杭、永定同。

从上面几条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隆昌客家话和梅县、五华客家话在主体的音系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至少有这几条不同的地方。假如隆昌的客家人真是全部来自于梅县和五华的话，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前面还提到，川西的客家人是由隆昌为中心的川南客家人迁徙过去的。王庆（王庆，2006）已经论证了川西龙潭寺的客家人来源不一，有来自梅县的，也有来自兴宁的甚至闽西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完全就有理由说川南（隆昌）的客家人也很有可能来自以上诸地（兴宁、闽西）。所以，我们认为，隆昌客家话并不是标准的梅县客话或五华客话，相反它是一个杂合了不同地方语音特点的这样一种客家话，在这之中兴宁、闽西等地的客家话都留下了痕迹。我们设想清初的时候，隆昌客家方言的重组和融合必然要以人口众寡为标准。人口多的保留的语音特征就要多一些，人口少的自然要少一些。当时，梅县和五华的移民占了大多数，所以留下的语音特征就多。其他地方的移民数量比较少，所以留下的语音特征就少。

### 5.1.3 结论

关于隆昌客家人的来源问题，我们上面进行了文献（族谱、专著）和方言学方面的论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隆昌客家人来自于多个地方，不仅限于广东的梅县和五华。

(2) 隆昌客家人的祖先中，广东梅县籍和五华籍的客家人占了很大的比例。

(3) 除了梅县籍、五华籍的客家先民外,其他客家先民可能来自于兴宁、闽西等地。

## 5.2 隆昌客家地名拾趣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政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我国的地名有着浓郁的方言色彩,一个地区的居民成分及其文化类型的变化往往在地名上留下痕迹。隆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地名就具有客家文化区地名的特色。下面将笔者搜集到的一些隆昌的客家地名作一个梳理。

### (1) 屋基

“屋基”一词的具体含义,不得而知,有些资料上认为可能和祠堂等有关。梅县长沙镇有“麻柳屋基”一个地名,隆昌县有“小屋基”一个地名,大概“屋基”一词是客家独有的地名。

### (2) 塘

闽、粤、赣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山多水多,因此地名往往具有山水特色。赣南客家区有“龙塘、河塘、塘下”等地名,梅州地区还有多个叫“莲塘”的地名,梅县有“黄塘”。隆昌则有“方堰塘、大毕塘、塘边、包家堰塘”等地名。

### (3) 坳

坳,又写作“凹”或“垵”,意为“山间凹地,山口”。客家文化区有“坳上、杏公坳”等地名。隆昌叫“坳”的地名比较多:“大坳、杨名坳、碑基坳、凉风坳、骑龙坳、翟家坳、黄泥坳”等。

### (4) 屋

客家人的“屋”指的是村庄,“屋”原意为房子,这里所说的“屋”源于客家村落聚族而居的中心屋,这种中心屋有厅、堂等,后又逐渐引申为某一种宗族的聚居区。在“屋前”常是姓氏。如福建武平有“曾屋、陈屋”等。隆昌地名中有“大屋、高屋”等。

### (5) 坪

意为山脚下的平坦处,平地。赣南客家区有“马古坪、坪头”等。梅县有“龙坪、沥林坪”。隆昌有“天洋坪、道观坪、莫家坪、春牛坪”等。

### (6) 窝

广东省紫金县有“龙窝”,会昌有“燕子窝”,广东陆河县有“烟皮窝、酒缸窝”,隆昌有“茯苓窝”。

### (7) 冲

《说文解字》:“冲,涌摇也。从水,中声。”冲的本义是水摇动的样子,看来这个地名也和水有关。广东海丰有“城东台冲、赤坑流冲、联安友冲”。隆昌有“七里冲、杜家冲”。

游汝杰和周振鹤先生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国南方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即底层,是古越语地名,所代表的是古越族文

化；第二层次，即中间层，是南方方言地名，所代表的是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南方文化；第三层次，是表层，是北方书面语地名，所代表的是以北方为基地发展起来的正统文化。”目前，笔者还没有在隆昌发现第一层次的地名，第二层次的地名是带有客家文化色彩的地名。但是，这些地名都受到了表层地名的强烈冲击，上面列举的这些地名，都是在隆昌的乡村，几乎不见于县城城关镇，这种影响和隆昌客家话受到四川官话的影响很有相似之处。

### 5.3 对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思考

在方言地理学上，被另一种方言（或语言）包围的方言地区称为方言岛。游汝杰先生（游汝杰，2000）将方言岛的类型分为了六种，分别是：板块状——巨岛型；点状——孤岛型；斑点状——群岛型；带状——列岛型；块中点状——岛中岛型；沿海据点型。毫无疑问，四川（含重庆）的方言岛群是属于群岛型，它们面积很小，在语言分布图上成斑点状，好像大海中的群岛，群岛上的方言系属相同。

在上文的分析中，笔者着重讨论了隆昌、龙潭寺、仪陇、荣昌盘龙镇、新都、西昌黄联关等六个方言岛的语音情况。其实，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客家方言岛远不止这些。孙晓芬先生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中》还列举不少客家方言岛，如洛带、三台、金堂、什邡、乐至等等。但是，笔者所讨论的这些客家方言岛在地域上都有一些代表性，如隆昌、黄联关——川南；龙潭寺、新都——川西；盘龙镇——川东；仪陇——川北。诚然，现在就要揭示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的整体面貌还为时过早，但笔者的初衷是想对四川境内（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初步的探讨，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点进行初步的、粗略的讨论。

（1）关于方言的萎缩。方言的萎缩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某种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萎缩；二是指这种方言在方言特征上的萎缩。四川客家方言岛群（含重庆）普遍都存在着这两方面的萎缩。从前一方面来看，像隆昌这样具有二十万人左右的方言岛，客家话在地理上也是不断萎缩的。一些村镇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说客家话了，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村镇就会成为“湖广话”的地盘了。再例如，在仪陇客家人居住最集中的乐兴乡，客家方言居然也成了弱势方言。看来，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现在，四川客家方言岛在地理上的萎缩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第二是方言特征上的萎缩。这种萎缩是不断借用某种方言的语音特征造成的。具体到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其语音特征的萎缩就是不断借用四川官话语音特征造成的。例如，在尖团的分合、泥来的分合、全浊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等等问题上，客家话的语音特征都在不断萎缩，借用了不少四川官话的语音特征。

（2）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受外围方言影响的问题。凡是方言岛，都必然受到岛外方言的渗透与影响，只是范围的大小和程度的深浅而已。一般认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方言岛受岛外方言影响的程度就越深。这当然是一般的规律。例如，在全浊送气的问题上，龙潭寺、隆昌都有相当的古全浊声母字读为不

送气,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就深,黄联关由于地处偏僻,这部分字相对较少,就比较保守。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尽然。和仪陇相比,隆昌在经济上要发达些,在交通上更是要便捷些。但是,在撮口呼的问题上,隆昌倒要比仪陇还保守。仪陇读撮口呼的字较多,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大,而隆昌读撮口呼的字很少,且反过来影响了隆昌的官话方言。又如,在假撮三等精组字的读音上,龙潭寺客家话更多的保留了客家话的本色或者是古音,隆昌客家话则更靠近官话语音。纵观四川(含重庆)客家方言岛群的语音情况,我们很难笼而统之地说哪个方言岛语音比较保守,哪个则演变得较快。不同的语音现象,在不同的方言岛的表现是参差交错的。有的方言岛在这个语音现象上保守一点,在另一个语音现象上也许就“活跃”一点。这些都提示我们,语言的演变是受外部社会的因素和语言内部的因素共同影响的,只有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综合起来看,才能合理地解释语音现象。

(3) 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语音和广东客家区语音的关系。四川方言岛的客家人基本上都是从广东来的,入川两百多年以来,四川客家人的语音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这些客家人的语音都还保持着主流客家话的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如全浊声母的送气、次浊上声字读阴平等,这是各个客家方言岛都有的情况。二是各个方言岛都留有来源地的语音特征。例如,隆昌受梅县、五华的影响较大,龙潭寺留有兴宁的“底层”,仪陇则明显受到了韶关客话的影响。三是就语言内部而言,普遍表现为声调受西南官话的影响较小,而声母、韵母受到的影响则较大。

(4) 关于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语音演变的模式问题。

从演变的程度上看,四川(含重庆)方言岛群基本上都保持了客家话的重要语音特征,仍然使用客家方言,但是与来源地的客家方言和祖祖辈辈使用的客家方言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受到了当地西南官话的强力影响。

从演变的方式上看,是被迫演变和自愿演变相结合的方式。客家人历来遵守“宁卖祖上田,不忘祖上言”的祖训,有很强的方言意识,可以说老一辈的客家人是不愿意学湖广话的。仪陇当地的老人对客家方言处于弱势表示担忧就是一个例子。笔者在隆昌调查时,一些老人说起年轻人不会说客家话非常气愤,认为是“卖了祖宗”。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一个基本功能又是交际。年轻的一辈往往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较少,不少年轻人愿意学习强势的西南官话和普通话,因为这有利于人际交往。这种演变基本上属于自愿演变。

从演变的速度上看,四川(含重庆)的客家方言岛都属于渐进式的演变。四川官话的某些语音特征不知不觉地影响到客家话中。这种渐进式的演变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只是近几十年来速度突然加快了。龙潭寺客家话的泥、来母的演变只持续了十几年便已经完成就是一个例子。

从微观的语音演变的现象上看,一是音节层面的演变,如 m 尾的消失;二是某个区别特征的演变,例如某些全浊的仄声字由送气变为不送气;三是音位系统的变化,即某个客家方言的某个音位被另一个音位所替代。例如,在仪陇客家话中,原来的[l]音位被[n]音位所替代。



## 参考文献

- [1]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 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2]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 语文出版社, 2003
- [3]翟时雨 汉语方言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4]高廉平 苍溪方言与普通话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5]高廉平 语言理论概要 重庆出版社, 2007
- [6]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7]詹伯慧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8]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9]李如龙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
- [10]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方言调查字表 商务印书馆, 1988
- [11]杨剑桥 汉语音韵学讲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12]谢留文 客家方言语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3]黄雪贞 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 方言, 1986 (2)
- [14]黄雪贞 客家话的分布与内部异同 方言, 1987 (2)
- [15]黄雪贞 梅县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 [16]蓝小玲 闽西客家话语音系统 龙岩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8 (6)
- [17]刘涛 梅州客话音韵比较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18]刘泽民 客赣方言历史层次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4
- [19]魏字文 五华方言同音字汇 方言, 1997 (3)
- [20]崔荣昌 四川方言的形成 方言, 1985 (1)
- [21]崔荣昌 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 方言, 1986 (3)
- [22]黄雪贞 西南官话的分区 方言, 1986 (4)
- [23]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 隆昌县志 巴蜀书社, 1995
- [24]曾为志 新都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及成都官话词汇比较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25]陈立中 湖南客家方言音韵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2
- [26]李科凤 盘龙镇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音系的比较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27]王庆 龙潭寺客家话语音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28]徐翀 仪陇客家话语音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7
- [29]孙晓芬 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 [30]孙晓芬 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 [31]曹保平 客家地名与客家方言 语文学刊, 2004 (4)
- [32]曹保平 赣南客家地名的特征 嘉应学院学报, 2004 (4)

- [33]叶金莲 赣南客家地名的文化透视 企业家天地, 2006 (7)
- [34]赵元任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史语所专刊, 1948
- [35]兰玉英 释四川方言的一些例外字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2 (4)
- [36]兰玉英 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异读音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1)
- [37]段英 四川西昌方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语文研究, 1998 (3)
- [38]段英 四川黄联关客家话与梅县客家话的比较 汕头大学学报, 2002 (4)
- [39]黄尚军 曾为志 四川新都客话音系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7 (4)

## 致 谢

‘三年前，我回到自己的母校——西南大学深造，选择了汉语方言学这个专业。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高廉平先生，感谢他把我领进方言学这个大门，他的“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要感谢德高望重的翟时雨先生，感谢他不顾年高，不辞辛劳地为我们授课，悉心指导我们的学业。另外，还要感谢杨载武老师、喻遂生老师、周刚老师，感谢他们为我们授课。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兄、师姐王庆、李科凤、徐翀，他们对四川（含重庆）境内的几个客家方言岛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形成了硕士论文。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我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借鉴之处。感谢我的方言调查人曾一书老师、曾令军老师，谢谢他们的帮助。还有，侯恒雷、陈松亚、戴亮亮，我们被称为“高门四弟子”，感谢你们几年来对我的帮助以及对这篇论文所提的宝贵意见。

当然，我还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我含辛茹苦的父母说声谢谢，没有你们的无私支持，就没有我学业的完成。

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人的事业总是要不断前进的，再次告别美丽的西大后，我希望我能阔步前行。

周骥

2008年4月于西大杏园